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續後漢書卷二十六至三十

詳校官編修臣黄壽齡

編修臣裴謙覆勘

謄錄貢生臣郭塘

謄錄監生臣周謨揚

續後漢書卷五十六

元 郝經 撰

列傳第二十三

魏

曹丕 文帝

謹案曹丕傳文全闕止存議贊

議曰高帝除秦苛虐蠲楚暴戾恢張雄圖鋪繹遠畧創業垂統文景共儉專務德化愛養滋殖與天下休息存武

拓大國勢孝宣綜核政理世祖中興勘定僞亂賓延儒雅崇尚經術奬勵風節孝明孝章增貫潤色臨雍拜老横經問道原注後漢書中元元年始建三雍明帝即位親行其禮天子始冠通天衣日月備法物之駕盛清道之儀坐明堂而朝羣后登靈臺以望雲物袒割辟雍之上尊養三老五更饗射禮畢帝正坐自講諸儒執經問難於前冠帶搢紳之人圜橋門而觀聽者葢億萬計濟濟洋洋幾於三代漢德於是極矣然其亂本亦始高帝不學無術用秦亂制遂廢三代禮樂雖規模闊大而綱紀不正帷薄之間乃有人彘母后外戚幾危劉氏原注漢書呂后酖殺趙王如意遂斷戚夫人手足去

眼熏耳飲瘖藥使居鞠域中名曰人彘惠帝崩太后臨朝稱制復殺趙王友共王恢燕王建等立周呂侯子台為呂王台弟産為梁王建成侯釋之子祿為趙王又以祿為上將軍居北軍産為相國居南軍欲為亂大尉周勃等誅之孝武游宴後庭而宦人始與政原註後漢書孝武數宴後庭或潛遊離館或請奏機事多以宦人主之於是三蠧為漢國疾原註三蠧謂母后外戚宦官也呂霍上官終為王氏而恭顯遂殺鴻儒大臣原註漢書弘恭石顯皆坐法腐刑為中黃門宣帝時任中書官恭為令顯為僕射元帝即位譖殺前將軍蕭望之太中大夫張猛待詔賈捐之鄭令蘇建公卿以下咸畏之重足一迹至於東京稱制者六后擅國者五族原註後漢書臨朝者六后章帝竇太后和熹鄧太后安思閻太后順烈梁

太后桓思竇太后靈思何太后也五族竇憲閻顯梁冀竇武何進也孫程曹節侯覽張讓廢立太子賊殺公卿禁錮名士皆三代所未有而甚於亡秦漢之亂亦極矣德不復而亂日滋至於屍何進滅宦官召董卓漬疣斷命而漢遂亡獻帝以枯朽餘燼流漂而東為操所挾以為盜資芟夷殘滅二十餘年轉而為魏陰界之不然而遺澤之所漸漬寬政之所覆冒仁心之所維繫皇威之所披偃株跋連締未能卒斬故傑將義士猶欲復漢於既亡雲從景附於遐孤遺胄是以

大統復集於昭烈皇帝丕特負贓胠篋之盜操死而直取自為可也乃從容禪讓自以為舜禹復出其自欺也甚矣且輕薄佻靡未除貴驕公子之習不矜細行隳敗禮律踈薄骨肉自戕本根亂亡基兆已在於是孔明謂為土龍芻狗宜哉

贊曰臣篡君廢父竊子奪驕淫矜夸熹姦賈惡斐斐諛伎沾沾淺識露根無基甫得已失

續後漢書卷二十七

元 郝經 撰

列傳第二十四

魏

曹叡明帝　曹芳齊王

謹案曹叡曹芳傳文全闕止存議贊

議曰曹丕一時僞定篡國日淺而叡承之叨據中夏漢人來討吳兵亟至殆無寧歲正君臣旰食之秋乃遽為

秦皇漢武之事罷民以逞至使公卿百官負土雖姿度英發有帝王之槩魯昭之童心殆未除也原注左氏傳襄公薨立齊歸之子公子裯比葬三易衰衰衽如故衰於是昭公十九年矣猶有童心君子是以知其不能終也秦人佳兵血流海內而呂政亂其胥原注史記秦安國君子楚質于趙呂不韋賈邯鄲見之曰此奇貨可居乃入秦說華陽夫人使言於昭王約以子楚為太子呂不韋取邯鄲姬絕好善舞者與居知有身獻之子楚生子政子楚立是為莊襄王子政即始皇也楚人僭王馮陵諸夏而幽王祝其宗原注史記楚考烈王無子李園進其女弟于春申君知有身進之楚王生子男立為太子是為楚幽王操以夏侯冒曹氏莫能審其生出本末刼

還弒逆陰謀篡漢僅一再傳而芳亦莫知其所由來遽錯其統於是知有天道啟忍死待懿面命手攜自以為昭烈而謂懿為孔明誠則誠矣舉家背而托之盜其明不足稱也嗚呼欺孤而亡於託孤孤其可欺哉

贊曰知臨天權威赫電斷明乃未融崇侈荏亂褫魄託懿豈為無天忍死召賊昭昭好還

續後漢書卷二十八

元　郝經　撰

列傳第二十五

魏

曹髦高貴鄉公　曹奐陳留王

謹案曹髦曹奐傳文全闕止存議贊

議曰魏自司馬懿得政族曹爽黜齊王大福已去天之所廢而髦欲興之宋襄公所以敗于泓而死也原注左氏傳楚

人伐宋以救鄭宋公將戰大司馬固諫曰天之棄商久矣君將興之弗可救也已弗聽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公傷股門官殲焉宋襄公卒傷于泓故也　奐知咼命已移垂拱仰成永終天祿甘于亡滅孝獻之流爾屯之九五曰小貞吉大貞凶髦之謂也豫之六五曰貞疾恒不死亡奐之謂也

贊曰昏童纂統大盜移國酷甚漢季可以徵德

續後漢書卷二十九上

元 郝經 撰

列傳第二十六上

魏家人

義例曰帝統在漢故魏吳不得稱為后妃取歐陽修五代史例與其諸子總為家人傳

曹操卞夫人 武宣皇后 丁夫人

曹丕甄后 文昭皇后

曹叡毛后 明悼皇后

郭后 明元皇后

卞后琅琊開陽人曹丕之母也本倡家生齊郡白亭原注魏書

后以漢延熹三年十二月己巳生黃氣滿室終日父怪之以問卜者王旦旦曰此貴徵也年二十操於譙納為妾後隨操至雒陽董卓之亂操微服避難袁術傳操凶問操左右在雒者皆歸后止之曰曹君吉凶未可知今日還家明日若在何面目復相見也正使禍至共死何苦遂止操聞而善之建安初年丁夫人廢遂以后繼室諸子無母者操皆令養之初操有丁夫人又劉夫人有子修及清河長公主劉早卒丁養子修子修亡於穰丁常言殺我兒都

不復念遂哭泣無節操忿之遣歸家欲其意折後操就見之丁方織外云公至踞機如故操撫其背曰顧我共載歸乎不顧又不應操却行立於户外復云得無尚可邪遂不應操曰真訣矣遂與絶使其家嫁之其家不敢初丁夫人既為嫡又有子修視后母子不足后為繼室不念舊惡因操出行常使人饋遺又私迎之延以正坐而已下之迎送皆如昔日丁謝曰廢放之人夫人何能常爾邪其後丁亡后請操殯葬未許及操病困自慮不

起歎曰我前後行意於心未有所負也假令死而有靈子脩若問我母所在我將何辭以答乃葬許城南后性儉約不尚華麗無文繡珠玉操常得名璫數具命后自選取后取其中者操問其故對曰取其上者為貪取其下者為偽故取其中者丕為太子左右長御賀曰將軍拜太子天下莫不喜夫人當傾府藏以賞賜后曰王自以丕年大故用為嗣我但當以免無教導之過為幸爾亦何為當重賜遺乎長御還具以語操操悅曰怒不變

容喜不失節是最為難二十四年立為王后策曰夫人卞氏撫養諸子有母儀之德今進位王后太子諸侯陪位羣卿上壽減國內死罪一等二十五年操卒丕即王位尊后曰王太后及篡代尊曰皇太后稱永壽宮魏書后以國用不足減損御食諸金銀器物皆去之東阿王植太后少子最愛之後植犯法為有司所奏文帝令太后弟子奉車都尉蘭持公卿議白太后太后曰不意此兒所作如是汝還語帝不可以我故壞國法及自見帝不以為言裴松之曰案文帝夢磨錢欲使文滅而更愈明以問周宣宣答曰此陛下家事雖意欲爾而太后不聽則太后用意不得如此書所言也魏書又曰太后每隨軍征行見高年白首輙住車呼問賜與絹帛對之涕泣曰

恨父母不及我時也太后每見外親不假以顏色常言居處當務節倹不當望賞賜念自佚也外舍常怪吾遇之太薄吾自有常度故也吾事武帝四五十年行倹日久不能自變為奢有犯科禁者吾且能加罪一等耳莫望錢米恩貸也帝為太后弟秉起第第成太后幸第請諸家外親設宴厨無異膳太后左右菜食粟飯無魚肉其倹如此

丕欲追封后父母尚書陳羣奏曰陛下以聖德應運受命創業革制當永為後式案典籍之文無婦人分土命爵之制在禮典婦因夫爵秦違古法漢氏因之非先王之令典也丕曰此議是也其勿施行以作著詔下藏之臺閣永為後式曹叡立尊后曰太皇太后太和

四年春始追謚后祖父廣曰開陽恭侯父遠曰敬侯祖母周封陽都君及恭侯夫人皆贈印綬其年六月后卒謹案魏志明帝紀作六月與此合卞后傳作五月者誤七月合葬高陵謹案魏志此下有后弟秉諸人事跡今此無之而目録亦無附傳人名與漢后妃傳吳家人傳義例不合恐係大典脫誤

甄后中山無極人漢太保甄邯之後曹叡之母也世二千石家父逸上蔡令娶常山張氏生三男五女長男豫早終次儼舉孝廉大將軍掾曲梁長次堯舉孝廉長女姜次脫次道次榮次即后后始生家中髣髴見人持玉

衣覆其上后三歲逸卒號慕如成人相者劉良指后曰此女貴乃不可言原注魏書后自少至長不好戲弄至八歲外有立騎馬戲者家人諸姊皆上閣觀之后獨不行諸姊怪問之答言此豈女人之所觀邪年九歲喜書視字輒識數用諸兄筆硯兄為后言汝當習女工用書為學當作女博士邪后答言聞古者賢女未有不學前世成敗以為己誡不知書何由見之時天下兵亂加以飢饉百姓皆賣金銀珠玉寶物后家大有儲穀頗以穀易之后年十餘歲白母曰今世亂而多買寶物匹夫無罪懷璧其罪又近左皆饑乏謹案近左陳志作左右不如以穀振給廣恩惠也舉家稱善即從后言原注魏畧后年

十四喪中凡儼悲哀過制事寡嫂謙敬事處其勞拊養儼子慈愛甚篤后母性嚴待諸婦有常數諫母凡不幸早終婦年少守節顧留一子以大義言之待之當如婦愛之宜如女母感后言流涕便令后與嫂共止寢息坐起常相隨恩愛益密建安中袁紹為中子熙納之熙出為幽州后留養姑及鄴城破曹丕先入袁尚府后被髮垢面垂涕立紹妻劉後丕問之劉言男熙妻也顧擥髮髻以巾拭面姿貌絕倫丕去劉謂后曰不憂死矣丕遂納之有寵生叡及東鄉公主原注魏畧熙出幽州后留侍姑及鄴城破紹妻及后共坐皇堂上文帝入紹舍見紹妻及后后怖以頭伏姑膝上紹妻兩手自搏文帝謂曰劉夫人云何如此令新婦舉頭姑乃捧后令

仰文帝就視見其顏色非凡稱歎之太祖聞其意遂為迎取魏書后寵愈隆而彌自挹損後宮有寵者勸勉之其無寵者慰誨之每因閑宴常勸帝言昔黃帝子孫蕃育蓋由妾媵衆多乃獲斯祚爾所願廣求淑媛以豐繼嗣帝心嘉焉其後帝欲遣任氏后請于帝曰任既鄉黨名族德色妾等不及也如何遣之帝曰任情狷急不婉順前後忿吾非一是以遣之爾后流淚固請曰妾受敬遇之恩衆人所知必謂任之出是妾之由上懼有見私之譏下受專寵之罪願重留意帝不聽遂出之十六年十月太祖征關中武宣皇后從留孟津帝居守鄴時武宣皇后體少不安后不得定省憂怖晝夜泣涕左右驟以差問告后猶不信曰夫人在家故疾每動輒歴時今疾便差何速也此欲慰我意爾憂甚後得武宣皇后還書說疾已平復后乃懽悅十七年正月大軍還鄴后朝武宣皇后望幄座悲喜感動左右武宣皇后見后如此亦泣且謂之曰新婦謂吾前病如昔時困邪吾時小小

爾十餘日即差不當視我顏色乎嘆嗟曰此孝婦也二十一年太祖東征武宣皇后文帝及明帝東鄉公主皆從時后以病留鄴二十二年九月大軍還武宣皇后左右侍御見后顏色豐盈怪問之曰后與二子別久下流之情不可為念而后顏色更盛何也后笑答之曰諱等自隨夫人我當何憂后之賢明以禮自持如此

延康元年夏六月丕南征后留鄴黃初元年冬十月丕篡代山陽公奉二女以嬪于丕郭后李陰貴人並愛幸后愈失意有怨言丕大怒二年六月遣使賜死葬于鄴

原注魏書有司奏建長秋宮帝璽書迎后詣行在后上表曰妾聞先代之興所以饗國久長垂祚後嗣無不由后妃焉故必審選其人以興內教令踐祚之初誠宜登進賢淑統理六宮妾自省愚陋不任粢盛之事加以寢

疾敢守微志璽書三至而后三讓言甚懇切時盛暑帝欲須秋涼乃更迎后會后疾遂篤夏六月丁卯崩於鄴帝哀痛咨嗟策贈皇后璽綬裴松之曰春秋之義內大惡諱小惡不書文帝之不立甄氏及加殺害事有明審魏史若以為大惡邪則宜隱而不言若謂為小惡邪則不應假為之辭而崇飾虛文乃至於是異乎所聞於舊史推此而言其稱卞甄諸后言行之善皆難以實論陳氏刪落良有以也 子叡立有司奏請追謚曰蓋孝敬之道篤乎其親乃四海所以承化天地所以明察是謂生則致其養歿則光其靈誦述以盡其美宣揚以顯其名者也今陛下以聖懿之德紹承洪業至孝烝烝通於神明遭離殷憂每勞謙讓先帝遷神山陵

大禮既備至於先后未有顯謚伏惟先后恭讓著於幽微至行顯於不言化流邦國德侔二南故能膺神靈嘉祥為大魏世妃雖夙年登遐萬載之後永播融烈后妃之功莫得而尚也案謚法聖聞周達曰文德明有功曰昭昭者光明之至盛久而不昧者也宜上尊謚曰文昭皇后是月三公又奏曰自古周人始祖后稷又特立廟以祀姜嫄今文昭皇后之於萬嗣聖德至化豈有量哉夫以皇家世祀之尊而克讓允恭固推盛位神靈遷化而

無寢廟以承享禮非所以報顯德昭孝敬也稽之古制宜依周禮先妣別立寢廟遂使司空王朗持節奉策以太牢告祠于陵又別立寢廟太和元年三月以中山魏昌之安城鄉户千追封逸謚曰敬侯適孫像襲爵四月初營宗廟掘地得玉璽方一寸九分其文曰天子羡思慈親𢾊為之改容以太牢告廟又甞夢見后於是差次舅氏親疏高下叙用各有差賞賜累鉅萬以像為虎賁中郎將是月后母卒帝制緦服臨喪百僚陪位四年十一

月以后舊陵庫下使像兼太尉持節詣鄴昭告后土十二月改葬朝陽陵像還遷散騎常侍青龍二年追謚后兄儼曰安城鄉穆侯夏吳人侵揚州以像為伏波將軍持節監諸將東征還復為射聲校尉三年卒追贈衛將軍改封魏昌縣謚曰貞侯子暢嗣又封暢弟温韡艷皆為列侯四年改逸儼本封皆曰魏昌侯謚如故封儼妻劉為東鄉君又追封逸妻張為安喜君景初元年夏有司議定七廟冬又奏曰蓋帝王之興既有受命之君又有

聖妃協于神靈然後克昌厥世以成王業焉昔高辛氏卜其四妃之子皆有天下而帝摯陶唐商周代興周人上推后稷以配皇天追述王初本之姜嫄特立宫廟世世享嘗周禮所謂奏夷則歌中呂舞大濩以享先妣者也詩人頌之曰厥初生民時維姜嫄言王化之本生民所自又曰閟宫有侐實實枚枚赫赫姜嫄其德不回詩禮所稱姬宗之盛其美如此大魏期運繼於有虞然崇弘帝道三世彌隆廟祧之數實與周同今武宣皇后文

德皇后各配無窮之祚至於文昭皇后膺天靈符誕育
明聖功濟生民德盈宇宙開諸後嗣乃道化之所興也
寢廟特祀亦姜嫄之閟宫也而未著不毀之制懼論功
報德之義萬世或闕焉非所以昭孝示後世也文昭廟
宜世世享祀奏樂與祖廟同永著不毀之典以播聖善
之風於是與七廟議並勒金策藏之金匱叡思念舅氏
不已暢尚幼景初末以暢為射聲校尉加散騎常侍又
特為起大第叡親臨之又於其後園為母起觀廟名其

里曰渭陽里以追思母氏也嘉平三年正月暢卒追贈車騎將軍謚曰恭侯子紹嗣太和六年㲀愛女淑卒追封淑為平原懿公主為之立廟取后亡從孫黃與合葬追封黃列侯以夫人郭氏從弟悳為之後承甄氏姓封悳為平原侯襲公主爵青龍中又封后從兄子毅及像弟三人皆為列侯嘉平中復封暢子二人為列侯暢弟温字仲舒與郭建及悳等皆后族温本國侯進為輔國大將軍加侍中領射聲校尉泰始元年晉武帝篡代加温位

特進

郭后安平廣宗人也祖世長吏原注魏書父永官至南郡太守謚敬侯母姓董氏即堂陽君生三男二女長男浮高唐令次女昱次即后后弟都弟成后以漢中平元年三月乙卯生生而有異常后少而父永奇之曰此吾女中王也遂以女王為字早失二親喪亂流離沒於銅鞮侯家曹操為魏公入東宮后有智數時有獻納丕定為嗣后有謀焉及即王位后為夫人既篡代進貴嬪甄后之死由后之寵也黄初三年丕欲立為后中郎棧潛上疏曰在昔帝王之治

天下不惟外輔亦有内助治亂所由盛衰從之故西陵配黄英娥降嬀並以賢明流芳上世原注史記黄帝居軒轅之丘而娶於西陵之女是為嫘祖嫘祖為黄帝正妃生二子曰玄囂昌意皆有天下堯以二女娥皇女英妻舜于嬀汭桀奔南巢禍階妹喜紂以炮烙怡悦妲己原注國語夏桀伐有施施人以妹喜女焉淮南子湯敗桀於歴山桀與妹喜同舟浮江奔南巢之山而死列女傳紂嬖妲己以膏銅柱下加之炭令有罪者行焉輒墮炭中妲己笑名曰炮烙之刑是以聖哲慎立元妃必取先代世族之家擇其令淑以統六宫虔奉宗廟陰教聿修易曰家道正而天下定由内及外先王之令典也春

秋書宗人釁夏云無以妾為夫人之禮齊桓誓命于葵丘亦曰無以妾為妻今後宮嬖寵常亞乘輿若因愛登后使賤人暴貴臣恐後世下陵上替開張非度亂自上始也丕不從遂立為后后上表謝曰妾無皇英釐降之節又非姜任思齊之倫原注詩思齊大任文王之母思媚周姜京室之婦誠不足以假充女君之盛位處中饋之重任后自在東宮及即尊位雖有異寵心愈恭肅供養永壽宮以孝聞是時柴貴人亦有寵后教訓獎導之後宮諸貴人時有過失常彌

覆之有譴讓輒為丕言其本末丕或大有所怒至為之頓首請罪是以六宮無怨性儉約不好音樂常慕漢明德馬后之為人后早喪兄弟以從兄表繼永後拜奉車都尉外親劉斐與他國為婚后聞之敕曰諸親戚嫁娶自當與鄉里門户匹敵者不得因埶彊與他方人婚也后姊子孟武還鄉娶妾后止之遂敕諸姻家曰今世婦女少當配將士不得因緣取以為妾也宜各自慎無為罰首漢氏椒房之家少能自全者皆由驕奢取禍可不

愼乎五年丕東征后留許昌永始臺時霖雨百餘日城

樓多壞有司奏請移止后曰昔楚昭王出遊貞姜留漸

臺江水至使者迎而無符不去卒没今帝在遠吾幸未

有是患而便移止奈何群臣莫敢復言六年丕復東征

至廣陵后留譙宫時表留宿衛欲遏水取魚后曰水當

通運漕又少材木奴客不在目前當復私取官竹木作

梁遏今奉車所不足者豈魚乎曹叡立尊后為皇太后

稱永安宫太和四年詔封表安陽亭侯又進爵鄉侯增

邑并前五百户遷中壘將軍以表子詳為騎都尉其年追謚后父永為安陽鄉敬侯母董為都鄉君遷表昭德將軍加金紫位特進表第二子訓為騎都尉及孟武母卒欲厚葬起祠堂后止之曰喪亂以來墳墓無不發掘皆由厚葬也首陽陵可以為法初甄后臨沒以叡屬李夫人而丕令后養之叡既立李夫人常告叡以甄后之死皆后譖殺之及殯令披髮覆面以糠塞口而立為皇后叡哀恨流涕數泣問甄后死狀后曰先帝自殺之何

以責問我且汝為人子可追讎死父為前母枉殺後母邪叡怒逼責之青龍三年春后以憂暴卒於許昌敕殯者皆如甄后故事以終制營陵三月庚寅葬首陽陵西 原注魏書載哀策曰惟青龍三年三月壬申皇太后梓宮啓殯將葬於首陽之西陵哀子皇帝叡親奉冊祖載遂親遣奠叩心擗踊號咷仰訴痛靈魂之遷幸悲容車之向路背三光以潛翳就黃壚而安厝嗚呼哀哉昔二女妃虞帝道以彰三母嬪周聖善彌光既受多祉享國延長哀哀慈妣興化閨房龍飛紫極作合聖皇不虞中年暴離災殃愍予小子煢煢摧傷魂雖永逝定省曷忘嗚呼哀哉 謹案魏志葬首陽陵西下有帝進表爵為觀澤侯至子釗嗣一百餘字今無之恐係大典脫漏

曹叡毛后河內人也黃初中以選入東宮叡時為平原

王進御有寵出入與同輿輦及即位以為貴嬪太和元年立為皇后后父嘉拜騎都尉后弟曾郎中初叡為王納河内虞氏為妃既即位虞氏不得為后卞太后慰勉焉虞氏曰曹氏自好立賤未有能以義舉者也然后職内事君聽外政其道相由而成茍不以善始必不能以令終殆必由此亡國喪祀矣遂絀還鄴宫進嘉為奉車都尉曾騎都尉寵賜隆渥頃之封嘉博平鄉侯遷光禄大夫曾駙馬都尉嘉本典虞車工卒暴富貴叡令朝臣

會其家飲宴其容止舉動甚蚩騃語輙自謂侯身時人以為笑原注孫盛曰古之王者必求令淑以對揚至德恢王化於關雎致淳風於麟趾及臻三季並亂茲緒義以情溺位由寵昏貴賤無章下陵上替興衰隆廢皆是物也魏自武王暨於烈祖三后之升起自幽賤本既卑矣何以長世詩云絺兮綌兮凄其以風其此之謂乎後又加嘉位特進曾遷散騎侍郎青龍三年嘉卒追贈光禄大夫改封安國侯增邑五百并前千户謚曰節四年進封后母夏為野王君及叡幸郭后后寵日弛景初元年叡游後園召才人以上曲宴極樂郭后曰宜延皇后叡弗許乃禁左右使

不得宣后知之明日叡見后后曰昨日游宴北園樂乎叡以左右洩之殺十餘人賜后死然猶加謚葬愍陵遷曾散騎常侍後徙為羽林虎賁中郎將原武典農

郭后西平人也世河右大族黃初中本郡反叛沒入宮叡立甚見愛幸拜為夫人叔父立為騎都尉從父芝為虎賁中郎將叡疾困立為皇后曹芳立尊為皇太后稱永寧宮追封謚后父滿為西都定侯以立子建紹其爵封后母杜為郃陽君芝遷散騎常侍長水校尉原注魏畧諸郭

之中惡最壯直先時自以他功封侯立宣德將軍皆封列侯建兄悳出養甄氏悳及建俱為鎮護將軍皆封列侯並掌宿值三主弱幼司馬氏專政與奪大事皆先咨於后而後行毋丘儉鍾會等之亂咸假其命而以為辭焉景元四年十二月卒五年二月葬高平陵西晉泰始中建卒子諲嗣為給事中

原注陳志后妃傳序易稱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內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古先哲王莫不明后妃之制順天地之德故二妃嬪嬀虞道克隆任姒配姬周室用熙廢興存亡恒此之由春秋說云諸侯九女考之情理不易之典也而末世奢縱肆其侈欲至使男女怨曠感動和氣惟色是從不本淑懿故風教凌遲而大

綱毀泯豈不惜哉嗚呼有國有家者其可以永鑒矣評曰魏后妃之家雖云富貴未有若衰漢乘非其據宰割朝政者也鑒往易軌於斯為美追觀陳群之議棧潛之論適足以為百王之規典垂憲範乎後葉矣

議曰魏內官之制皆因漢舊自夫人以下世有增損曹操建國始命王后其下五等有夫人有昭儀有倢伃有容華有美人曹丕增貴嬪淑媛修容順成良人曹叡增淑妃昭華脩儀除順成官太和中始復命夫人登其位於淑妃之上自夫人以下爵凡十二等貴嬪夫人位次皇后爵無所視淑妃位視相國爵比諸侯王淑媛位視

御史大夫爵比縣公昭儀比縣侯昭華比鄉侯修容比亭侯修儀比關內侯倢伃視中二千石容華視真二千石美人視比二千石良人視千石曹丕篡代創漢母后之禍著令羣臣不奏事太后后族不得輔政其意亦美矣然而丕叡皆惑紫色之讒使綠衣上僣而殺嫡后並失家則及司馬氏篡竊放弒三君皆令母后處可下詔行事卒移其國又甚二漢之季矣

賛曰牝雞當陽漢家以索魏氏創時壼閑申約躬弗蹈

道廢甄登郭琴瑟更張貞風遂薄

續後漢書卷二十九中

元 郝經 撰

列傳第二十六中

曹操三子

曹彰任城威王　曹植陳思王子志　曹熊蕭懷王

曹操卞后四子丕彰植熊

彰字子文少善射御膂力過人手格猛獸不避險阻數從征伐志意慷慨操常抑之曰汝不念讀書慕聖道而

好乘汗馬擊劍此一夫之勇何足貴也課彰讀詩書彰謂左右曰大夫當為衛霍将十萬騎馳沙漠驅戎狄立功建號爾何能作博士耶操嘗問諸子所好使各言其志彰曰好為将操曰為将奈何對曰被堅執鋭臨難不顧為士卒先賞必行罰必信操大笑建安二十一年封鄢陵侯二十二年代郡烏桓反以彰為北中郎将行驍騎将軍臨發操誡彰曰居家為父子受事為君臣動以王法從事爾其戒之彰北征入涿郡界叛胡數千騎卒

至時兵馬未集惟有步卒千人騎數百匹用田豫計固守要隙虜乃散退彰追之身自搏戰射胡騎應弦而倒者前後相屬戰過半日彰鎧中數箭意氣益厲乘勝逐北至於桑乾原注魏志注臣松之案桑乾縣屬代郡今北虜居之號為索干之都去代二百餘里長史諸將皆以為新涉遠士馬疲頓又受節度不得過代不可深進違命輕敵彰曰率師而行惟利所在何節度乎胡走未遠追之必破從令縱敵非良將也遂上馬令軍中後出者斬一日一夜與虜相及擊大破

之斬首獲生以千數彰乃倍常科大賜將士無不悅喜時鮮卑大人軻比能將數萬騎觀望强弱見彰力戰所向皆破乃請服北方悉平時操在長安召彰詣行在所彰自代過鄴丕謂彰曰卿新有功今西見上宜勿自伐應對常若不足者操在漢中昭烈駐兵山頭使劉封下挑戰操怒大罵曰賣履舍兒乃使假子拒汝公乎呼我黃鬚來令擊之乃召彰彰晨夜進到長安而操已從漢中還彰見操如丕言歸功諸將操喜持彰鬚曰黃鬚兒

竟大奇也彰鬚黄故操稱之操東還以彰行越騎將軍

留長安操至雒陽得疾驛召彰未至操卒既至問先王

璽綬所在因謂臨淄侯植曰先王召我欲立汝也植曰

不可不見袁氏兄弟乎丕立詔曰先王之道庸勲親親

並建母弟開國成家故能藩屏大宗禦侮厭難彰前受

命北伐清定朔土厥功茂焉増邑五千并前萬户與諸

侯皆就國彰自以見任於操且有功兾遂見授任而隨

例就國意甚不悅不待遣而去丕以鄢陵墝薄使治中

年丕既篡代因封彰中年其後丕如許昌北州諸侯畏彰剛嚴過中年不敢輒止皆速去黃初二年進爵為公三年立為任城王四年朝雒陽不即得見忿恚暴卒於邸謚曰威原注魏志注魏氏春秋曰初彰問璽綬將有異志故來朝不即得見彰怒恚暴薨　謹案世說曰魏文帝忌弟任城王驍壯因在卞太后閤共圍碁並噉棗文帝以毒置諸棗蔕中自選可食者而進王弗悟遂雜進之既中毒太后索水救之帝預勑左右毀缾罐太后徒跣趨井無以汲須臾遂卒復欲害東阿太后曰汝已殺我任城不得復殺我東阿今觀魏氏春秋云來朝不即得見彰忿怒暴薨安有圍碁進棗之事且太后徒跣趨井亦非情事世說之語恐不足據也至葬賜鸞輅龍旂虎賁百人

如漢東平王故事子楷嗣徙封中年五年改封任城縣太和六年復改封任城國食五縣二千五百户青龍三年楷坐私遣官屬詣中尚方作禁物削縣二千户正始七年徙封濟南三千户景元初連增邑凡四千四百户原注

裴松之曰指泰始初為崇化少府見百官名　魏志評曰任城武藝壯猛有將領之氣陳思文才富豔足以自通後葉然不能克讓遠防終致携隙傳曰楚則失之矣而齊亦未為得也其此之謂歟　魚豢曰諺言貧不學儉卑不學恭非人性分也勢使然耳此實然之勢信不虛矣假令太祖防遏植等在於疇昔此賢之心何緣有窺望乎彰之挾恨尚無所至至於植者乃令楊修以倚注遇害丁儀以希意族滅哀夫予每覽植之華采思若

有神以此推之太祖之動心亦良有以也

植字子建年十歲餘誦讀詩論及辭賦數十萬言善屬文操嘗視其文謂植曰汝倩人耶植跪曰言出為論下筆成章顧當面試奈何倩人時鄴銅雀臺新成操悉將諸子登臺使各為賦植援筆立成操甚異之原注陰澹魏記載植

賦曰從明后而嬉遊兮登層臺以娛情見太府之廣開兮觀聖德之所營建高門之嵯峨兮浮雙闕乎太清立中天之華觀兮連飛閣乎西城臨漳水之長流兮望園果之滋榮仰春風之和穆兮聽百鳥之悲鳴天雲垣其既立兮家願得而獲逞揚仁化於宇內兮盡肅恭於上京惟桓文之為盛兮豈足方乎聖明休矣美矣惠澤遠

揚翼佐我皇家兮寧彼四方同天地之規量兮齊日月之輝光永貴尊而無極兮等年壽於東皇云云太祖深異之性簡易不治威儀輿馬服飾不尚華麗每進見難問應聲而對特見寵愛建安十六年封平原侯十九年徙封臨淄侯操伐孫權使植留守鄴戒之曰吾昔為頓丘令年二十三思此時所行無悔於今汝年亦二十三矣可不勉與植既以才見異而丁儀丁廙楊修等為之羽翼操狐疑幾為太子者數矣而植任性而行不自雕勵飲酒不節而丕御之以術矯情自飾宮人左右並為之

說故遂定為嗣二十三年增植邑五千并前萬户植甞乘車行馳道中開司馬門出操大怒公車令坐死由是重諸侯科禁而植寵日衰植妻衣繡操登臺見之以違制命還家賜死操令曰始者謂子建兒中最可大事自私出開司馬門至金門令吾異目視此兒矣又令曰諸侯長史及帳下吏知吾出輙將諸侯行意否從子建開司馬門來吾都不信諸侯也恐吾適出便復私出故攝將行不可恒使吾爾謹案爾册府元龜作以語較順誰為心腹也操旣

處始終之變以楊修頗有才策而又袁氏之甥也於是以罪誅修植益内不自安原注魏志典畧曰楊修字德祖太尉彪子也謙恭辯博建安中舉孝廉除郎中丞相請署倉曹屬主簿是時軍國多事修總知内外事皆稱意自魏太子以下並爭與交好又是時臨淄侯植以才捷愛幸來意投修數與修書書曰數日不見思子為勞想同之也僕少好辭賦迄至於今二十有五年矣然今世作者可畧而言也昔仲宣獨步于漢南孔璋鷹揚于河朔偉長擅名于青土公幹振藻于海隅德璉發跡于大魏足下高視于上京當此之時人人自謂握靈蛇之珠家家自謂抱荆山之玉也吾王于是設天網以該之頓八紘以掩之今盡集兹國矣然此數子猶不能飛翰絶跡一舉千里也以孔璋之才不閑辭賦而多自謂與司馬長卿同風譬畫虎不成還為狗者也前為書啁之反作論盛道僕賛其文夫鍾

期不失聽于今稱之吾亦不敢妄歎若畏後世之嗤余也世人著述不能無病僕常好人譏彈其文有不善者應時改定昔丁敬禮嘗作小文使僕潤飾之僕自以才不能過若人辭不為也敬禮云卿何所疑難乎文之佳麗吾自得之後世誰相知定吾文者耶吾嘗歎此達言以為美談昔尼父之文辭與人通流至于制春秋游夏之徒不能措一字過此而言不病者吾未之見也蓋有南威之容乃可以論于淑媛有龍淵之利乃可以議于割斷劉季緒才不逮于作者而好詆呵文章掎摭利病昔田巴毀五帝罪三王呰五伯于稷下一旦而服千人魯連一說使終身杜口劉生之辯未若田氏今之仲連求之不難可無歎息乎人各有所好尚蘭茝蓀蕙之芳衆人之所好而海畔有逐臭之夫咸池六英之發衆人所樂而墨翟有非之之論豈可同哉今往僕少小所著辭賦一通皆與夫街談巷說必有可采擊轅之歌有應風雅匹夫之思未易輕棄也辭賦小道固未足以揄揚大

義彰示來世也昔揚子雲先朝執戟之臣耳猶稱壯夫不為也吾雖薄德位為藩侯猶庶幾戮力上國流惠下民建永世之業流金石之功豈徒以翰墨為勲績辭頌為君子哉若吾志不果吾道不行亦將採史官之實録辯時俗之得失定仁義之衷成一家之言雖未能藏之名山將以傳之同好此要之白首豈可以今日論乎其言之不怍恃惠子之知我也明早相迎書不盡懷修荅曰不侍數日若彌年載豈獨愛顧之隆使係仰之情深耶損辱來命蔚矣其文誦讀反覆雖風雅頌不足過也若仲宣之擅江表陳氏之跨冀域徐劉之顯青豫應生之發魏國斯皆然矣至于修者聽采風聲仰德不暇目周章於省覽何惶駭於高視哉伏惟君侯少長貴盛體旦發之質有聖善之教遠近觀者徒謂能宣昭懿德光贊大業而已不謂復能兼覽傳記留思文章今乃含王超陳度越數子觀者駭視而拭目聽者傾首而聳耳非夫體通性達受之自然其誰能至於此乎又甞親見執事握牘持筆有所造作若成誦在心借書

于手曾不斯須少留思慮仲尼日月無所踰焉修之仰望殆如此矣是以對鵠而辭作暑賦彌日而不獻見西施之容歸憎其貌者也伏想執事不知其然猥受顧賜教使刋定春秋之成莫能損益呂氏淮南字直千金然而弟子鉗口市人拱手者聖賢卓犖固所以殊絶凡庸也今之賦頌古詩之流不更孔公風雅無別耳修家子雲老不晚事彊著一書悔其少作若此仲尼周旦之徒則皆有愆乎君侯忘聖賢之顯迹述鄙愚之故言竊以為未之思也若乃不忘經國之大美流千載之英聲銘功景鍾書名竹帛此自雅量素所蓄也豈與文章相妨害者輙受所惠竊備矇瞍歌誦而已敢望惠施以忝莊氏季緒瑣瑣何足以云其相往來如此甚數植後以驕縱見疏而植故連綴修不止修亦不敢自絶至二十四年秋公以修前後漏泄言教交關諸侯乃收殺之修臨死謂故人曰我固自以死之晚也其意以為坐曹植也修死後百餘日而太祖薨太子立遂有天下初修以所

得王髦劒奉太子太子常服之及即尊位在洛陽從容出宫追思修之過薄也撫其劒駐車顧左右曰此楊德祖所説王髦劒也髦今焉在及召見之賜髦穀帛摯虞文章志曰劉季緒名修劉表子官至東安太守著詩賦頌六篇　臣松之案呂氏春秋曰人有臭者其兄弟妻妾皆莫能與居其人自苦而居海上海上人有悦其臭者晝夜隨之而不能去此植所云逐臭之夫也田巴事出魯連子亦見皇覧文多故不載　世語曰脩年二十五以名公子有才能為太祖所器與丁儀兄弟皆欲以植為嗣太子患之以車載廢簏內朝歌長吳質與謀脩以白太祖未及推驗太子懼告質質曰何患明日復以簏受絹車內以惑之脩必復重白重白必推而無驗則彼受罪矣世子從之脩果白而無人太祖由是疑焉脩與賈逵王淩並為主簿而為植所友每當就植慮事有闗忖度太祖意豫作答教十餘條勑門下教出以次答教裁出答已入太祖怪其捷推問始泄太祖遣太子及

植各出鄴城一門密勅門不得出以觀其所為而還脩先戒植若門不出侯侯受王命可斬守者植從之故脩遂以交搆賜死脩子囂囂子準皆知名於晉世囂泰始初為典軍將軍受心膂之任早卒準字始丘惠帝末為冀州刺史 荀綽冀州記曰準見王綱不振遂縱酒不以官事為意逍遥卒歲而已成都王知準不治猶以其為名士惜而不責召以為軍謀祭酒府散停家關東諸侯議欲以準補三事以示懷賢尚德之舉事未施行而卒準子嶠字國彥髦字士彥並為後出之俊準與裴頠樂廣善遣往見之頠性弘方愛嶠之有高韻謂準曰嶠當及卿然髦少減也廣性清淳愛髦之有神檢謂準曰嶠自及卿然髦尤精出準歎曰我二兒之優劣乃裴樂之優劣也評者以為嶠雖有高韻而神檢不逮廣言為得傳暢云嶠似準而疎嶠弟俊字惠彥最清出嶠髦皆為二千石俊太傅掾

二十四年曹仁為關羽所圍操以植為南中

郎将行征虜将軍欲遣救仁呼有所敕戒丕欲植飲酒偪而醉之植不能受命於是悔而罷之丕立誅丁儀丁廙併其男口植與諸侯王並就國黃初二年監國謁者灌均希指奏植醉酒悖慢刼脅使者有司請治罪丕以卞后故貶爵安鄉侯其年丕詔曰植朕之同母弟朕於天下無所不容而況植骨肉之親乎其改封鄄城侯三年立為鄄城王邑二千五百戶謹案陳思王集令曰孤前令寫灌均所上孤章三臺九府所奏事及詔書一通置之座隅欲朝夕諷詠以自警省四年徙封雍丘王其

年朝雒陽未到自念有過當謝乃留從官關東單身微行欲入見清河長公主因主謝而關吏以聞丕使人逆之不得見卞后以為自殺對丕泣會植科頭負斧鑕徒跣詣闕下卞后乃喜及見丕猶嚴顏色不與語又不使冠履植伏地涕泣卞后為不樂詔乃聽復王服明日上疏曰臣自抱釁歸藩刻肌刻骨追思罪戾晝分而食夜分而寢誠以天網不可重離聖恩難可再恃竊感相鼠之篇無禮遄死之義形影相弔五情愧赧以罪棄生則

違古賢夕改之勸忍活茍全則犯詩人胡顔之譏伏惟
陛下德象天地恩隆父母施暢春風澤如時雨是以不
别荆棘者慶雲之恵也七子均養者尸鳩之仁也舍罪
責功者明君之舉也矜愚愛能者慈父之恩也是以愚
臣徘徊於恩澤而不能自棄者也前奉詔書臣等絶朝
心離志絶自分黄耇無復執珪之望不圖聖詔猥垂齒
召至止之日馳心輦轂僻處西舘未奉闕庭踊躍之懐
瞻望反仄謹拜表獻詩二首其一曰謹案集作責躬詩於穆顯

考時惟武皇受命于天寧濟四方朱旂所拂九土披攘
玄化滂流荒服來王超商越周與唐比縱篤生我皇奕
世再聰武則肅烈文則時雍受禪炎漢君臨萬邦萬邦
既化率由舊則廣命懿親以藩王國帝曰爾侯君兹青
土奄有海濱方周於魯車服有輝旂章有序濟濟雋乂
我弼我輔伊予小子恃寵驕盈舉挂時網動亂國經作
屏作藩先軌是隳傲我皇使犯我朝儀國有典刑我削
我黜將寘於野元兇是率明明天子時篤同類不忍我

刑暴之朝肆違彼執憲哀予小子改封兖邑于河之濱肱股勿置有君無臣荒淫之闕誰弼予身煢煢僕夫于彼冀方嗟予小子乃罹斯殃赫赫天子恩不遺物冠我玄冕要我朱紱朱紱光大使我榮華剖符授玉王爵是加仰齒金璽俯執聖策皇恩過隆祗承怵惕咨我小子頑凶是嬰逝慙陵墓存愧闕庭匪敢傲德實恩是恃威靈改加足以没齒昊天罔極性命謹案性命文選作生命通志作性命與此合不圖常懼顛沛抱罪黄壚願蒙矢石建旗東嶽庶立

毫氂微功自贖危軀授命知足免戾甘赴江湘奮戈吳越天啟其衷得會京畿遲奉聖顏如渴如饑心之云慕愴矣其悲天高聽卑皇肯照微又曰謹案集作應詔詩肅承明詔應會皇都星陳夙駕秣馬脂車命彼掌徒肅我征旅朝發鸞臺夕宿蘭渚芒芒原隰祁祁士女經彼公田樂我稷黍爰有樛木重陰匪息雖有糇糧饑不遑食望城不過面邑匪遊僕夫警策平路是由玄駟靄靄揚鑣漂沫流風翼衡輕雲承蓋涉澗之濱緣山之隈遵彼河滸

黄阪是階西濟開谷或降或升騑驂倦路再寢再興將朝聖皇匪敢晏寧弭節長騖指日遄征前驅舉燧後乘抗旌輪不輟運鸞無廢聲爰暨帝室稅此西墉嘉詔未賜朝覲莫從仰瞻城闕俯惟闕廷長懷永慕憂心如酲丕嘉其辭義優詔答之是時待遇諸國法峻既朝遣歸任城王彰暴卒植既懷友愛之痛欲與白馬王彪俱還同路東歸以叙隔濶監國使者不聽奏二王歸藩道路宜異植發憤告別贈彪詩曰謁帝承明廬逝將歸舊疆

清晨發皇邑日夕過首陽伊雒廣且深欲濟川無梁汎舟越洪濤怨彼東路長顧瞻戀城闕引領情内傷大谷何寥廓山樹鬱蒼蒼霖雨泥我塗流潦浩縱横中逵絶無軌改轍登高岡修阪造雲日我馬玄以黄玄黄猶能進我思鬱以紆鬱紆將難進（謹案難進志注作何念此據文選）親愛在離居本圖相與偕中更不克俱鴟梟鳴衡軛豺狼當路衢蒼蠅間白黑讒巧令（案令志注作反）親踈欲還絶無蹊攬轡止踟躕踟躕亦何留相思何終極秋風發微凉寒蟬鳴

我側原野何蕭條白日忽西匿歸鳥赴喬林翩翩厲羽翼謹案歸鳥二句陳志注移在孤獸二句後孤獸走索羣銜草不遑食感物傷我懷撫心長太息太息將何為天命與我違奈何念同生一往形不歸孤魂翔故城靈柩寄京師存者忽復過亡沒身自衰人生處一世去若朝露晞年在桑榆間影響不能追自顧非金石咄唶令心悲心悲動我神棄置莫復陳丈夫志四海萬里猶比鄰恩愛茍不虧在遠分日親何必同衾幬然後展慇懃憂思成疾疢無乃兒

女仁謹案陳志注脫此二句文選本與此合倉卒骨肉情能不懷苦辛苦辛何慮思天命信可疑虛無求列仙松子久吾欺變故在斯須百年誰能持離別永無會執手將何時王其愛玉體俱享黃髮期收淚即長路援筆從此辭六年丕東征還過雍丘幸植宮令植作詩丕憐之增户五百原注世說魏文帝嘗令陳思王曹植七步成詩如不成行大法即應聲曰煮豆然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帝慼而釋之曹叡太和元年從封浚儀二年復還雍丘植嘗自憤怨抱利器而無所施上疏求自試曰聞士之生

世入則事父出則事君事父尚於榮親事君貴於興國故慈父不能愛無用之子仁君不能蓄無用之臣夫論德而授官者考功之君也量能而受爵者畢命之臣也故君無虛授臣無虛受虛授謂之謬舉虛受謂之尸祿詩之素餐所由作也昔二虢不辭二國之任其德厚也（原注：左氏傳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為王卿士勳在盟府）旦奭不讓燕魯之封其功大也今臣蒙國重恩三世於今矣正值陛下昇平之際沐浴聖澤潛潤德教可謂厚幸矣而竊位東藩爵在上

列身被輕煖口厭百味目極華靡耳倦絲竹者爵重祿厚之所致也退念古之授謹案授文選作受爵祿者有異於此皆以功勤濟國輔主惠民今臣無德可述無功可紀若此終年無益國朝將挂風人彼已之譏上慙玄冕俯愧朱紱方今天下一統九州晏如而顧西有違命之蜀東有不臣之吳使邊境未得脫甲謀臣未得高枕者誠欲混同宇內以致太和也故啟滅有扈而夏功昭成克商奄而周德著今陛下以聖明統世將欲卒文武之功繼

成康之隆簡賢授能以方叔召虎之臣鎮御四境為國爪牙者可謂當矣然而高鳥未挂於輕繳淵魚未縣於釣餌者恐鉤射之術或未盡也昔耿弇不俟光武亟擊張步言不以賊遺君父原注後漢書耿弇討張步陳俊謂弇曰虜兵盛可且閉營休士以須上來弇曰乘輿且到臣子當擊牛釃酒以待百官反欲以賊虜遺君父耶乃出戰自旦及昏大破之故車右伏劍于鳴轂雍門刎首于齊境原注說苑越甲至齊雍門狄請死之齊王曰鼓鐸之聲未聞矢石未交長兵未接子何務死知為人臣之禮耶雍門狄對曰臣聞之昔王田於囿左轂鳴車右請死之王曰子何為死車右曰為其鳴吾君也王曰左轂鳴此工師之罪也子何事之有焉車右對曰

吾不見工師之來而見其鳴吾君也遂刎頸而死有是乎王曰有之雍門狄曰今越甲至其鳴吾君豈左轂之下者車右可以死左轂而臣獨不可死越甲耶遂刎頸而死是日越人引軍退七十里曰齊王有臣鈞如雍門狄疑使越社稷不血食遂歸齊王葬雍門狄以上卿之禮若此二士豈惡生而尚死哉誠忿其慢主而陵君也夫君之寵臣欲以除患興利臣之事君必以殺身靖亂以功報主也昔賈誼弱冠求試屬國請繫單于之頸而制其命終軍以妙年使越欲得長纓纓其王羈致北闕原注漢書賈誼曰何不試以臣為屬國之官以主匈奴行臣之計必繫單于之頸而制其命　南越與漢和親乃遣終軍使南越說其王欲令入朝比內諸侯軍自請願

受長纓必羈南越王而致之闕下此二臣豈好為誇主而燿世哉志或鬱結欲逞其才力輸能于明君也昔漢武為霍去病治第辭曰匈奴未滅臣無以家為固夫憂國忘家捐軀濟難忠臣之志也今臣居外非不厚也而寢不安席食不遑味者伏以二方未克為念伏見先武皇帝武臣宿將年耆即世者有間矣雖賢不乏世宿將舊卒猶習戰陣竊不自量志在效命庶立毛髮之功以報所受之恩若使陛下出不世之詔效臣錐刀之用使得西屬大將軍

當一校之隊若東屬大司馬統扁舟之任必乘危蹈險騁舟奮驪突刃觸鋒為士卒先雖未能擒權馘亮庶將虜其雄率殲其醜類必效須臾之捷以滅終身之愧使名挂史筆事列朝策雖身分蜀境首縣吳闕猶生之年也如徵才弗試沒世無聞徒榮其軀而豐其體生無益於事死無損于數虛荷上位而忝重祿禽息鳥視終於白首此徒圈牢之養物非臣之所志也流聞東軍失備師徒小衂輟食棄餐奮袂攘衽撫劒東顧而心已馳於

吳會矣臣昔從先武皇帝南極赤岸東臨滄海西望玉門北出玄塞伏見所以行兵用軍之勢可謂神妙矣故兵者不可豫言臨難而制變者也志欲自效於明時立功於聖世每覽史籍觀古忠臣義士出一朝之命以徇國家之難身雖屠裂而功銘於鼎鐘名稱於竹帛未嘗不拊心而歎息也臣聞明主使臣不廢有罪故奔北敗軍之將用秦魯以成其功原注謂孟明曹沫也絶纓盜馬之臣赦楚趙以濟其難原注說苑楚莊王賜羣臣酒燭滅有引美人衣者援絶冠纓以告王曰賜人酒

醉欲顯婦人之節吾不取也乃命羣臣皆絶纓盡懽而去後與晉戰引美人衣者五合五獲以報王 呂氏春秋秦穆公乘馬右服失之見野人方食于岐山之陽公笑曰食馬肉不飲酒恐傷汝也賜酒徧飲而去韓之戰食馬者三百餘人闘于車下遂大克晉獲惠公以歸趙當作秦或謂趙氏之先與秦同祖故秦亦謂之趙曲說也 謹案裴松之注云秦亦趙姓故互文以避秦字此駁其說 臣竊感先帝早崩威王棄世臣獨何人以堪常久誠恐先朝露塡溝壑墳土未乾而身名並滅臣聞騏驥長鳴則伯樂照其能盧狗悲號則韓國知其才是以效之齊楚之路以逞千里之任試之狡兎之㨗以驗搏噬之用 原注戰國策楚客謂春申君曰昔騏驥駕

車吳阪遷延負轅而不能進遭伯樂仰而長鳴知伯樂知己也今臣志狗馬之微功竊自惟度終無伯樂韓國之舉是以於邑而自痛者也夫臨博而企竦聞樂而竊抃者或有賞音而識道也昔毛遂趙之陪隸猶假錐囊之喻以寤主立功原注史記秦圍邯鄲昭王使平原君求救于楚約食客文武具備者二十人俱得十九人毛遂自贊于平原君平原君曰賢士處世譬如錐之處囊中其末立見今先生處勝之門下三年勝未有所聞遂曰使遂早得處囊中乃穎脫而出非特其末立見而已也遂與偕如楚卒定從約却秦軍邯鄲下何況巍巍大魏多士之朝而無慷慨死難之臣乎夫自衒自媒者士女之醜行也干

時求進者道家之明忌也而臣敢陳聞于陛下者誠與國分形同氣憂患共之者也冀以塵霧之微補益山海螢燭末光增輝日月是以敢冒其醜而獻其忠植既上此表知終不見用復自訟曰夫人貴生者非貴其養體好服終竟年壽也貴在代天而理物也夫爵禄者非虛張者也有功德然後應之當矣無功而爵厚無德而禄重或人以為榮而壯夫以為耻故太上立德其次立功蓋功德者所以垂名也名者不滅士之所利故孔子有

夕死之論孟軻有棄生之義彼一聖一賢豈不願久生哉志或有不展也是用喟然求試必立功也嗚呼言之未用欲使後之君子知吾意也三年徙封東阿五年復上疏求問親戚因致其意曰臣聞天稱其高者以無不覆地稱其廣者以無不載日月稱其明者以無不照江海稱其大者以無不容故孔子曰大哉堯之為君惟天為大惟堯則之夫天德之于萬物可謂弘廣矣蓋堯之為教先親後踈自近及遠其傳曰克明峻德以親九族

九族既睦平章百姓及周之文王亦崇厥化其傳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是以雍雍穆穆風人詠之昔周公弔管蔡之不咸廣封懿親以藩屏王室傳曰周之宗盟異姓為後誠骨肉之恩爽而不離親親之義實在敦固未有義而後其君仁而遺其親者也伏惟陛下資帝唐欽明之德體文王翼翼之仁惠洽椒房恩照九族羣臣百寮番休遞上執政不廢于公朝下情得展於私室親理之路通慶弔之情展誠可謂恕己治人推

惠施恩者矣至於臣者人道絶緒禁錮明時臣竊自傷也不敢過望交氣類修人事叙人倫近且婚媾不通兄弟乖絶吉凶之問塞慶弔之禮廢恩紀之違甚於路人隔閡之異殊於胡越今臣以一切之制永無朝覲之望至於注心皇極結情紫闥神明知之矣然天實為之謂之何哉退惟諸王常有戚戚具爾之心願陛下沛然垂詔使諸國慶問四節得展以叙骨肉之歡恩全怡怡之篤義妃妾之家膏沐之遺歲得再通齊義於貴宗等惠

於百司如此則古人之所歎風雅之所詠復存於聖世矣臣伏自惟省無錐刀之用及覩陛下之所抜擢若以臣為異姓竊自料度不後於朝士矣若得辭遠游戴武弁解朱組佩青紱駙馬奉車輙得一號安宅京室執鞭珥筆出從華蓋入侍輦轂承答聖問拾遺左右乃臣丹誠之至願不離夢想者也遠慕鹿鳴君臣之宴中詠常棣匪他之誡下思伐木友生之義終懷蓼莪罔極之哀每四節之會塊然獨處左右惟僕隸所對惟妻子高談

無所與陳發義無所與展未嘗不聞樂而拊心臨觴而歎息也臣伏以為犬馬之誠不能動人譬人之誠不能動天崩城隕霜臣初信之以臣心況徒虛語爾若葵藿之傾葉太陽雖不為之回光然向之者誠也竊自比葵藿若降天地之施垂三光之明者實在陛下臣聞文子曰不為福始不為禍先今之否隔友于同憂而臣獨倡言者臣竊不願於聖世使有不蒙施之物有不蒙施之物必有慘毒之懷故柏舟有天只之怨谷風有棄予之

歎故伊尹耻其君不為堯舜孟子曰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其君者不敬其君者也臣之愚蔽固非虞伊至於欲使陛下崇光被時雍之美宣緝熈章明之德者是臣慺慺之誠竊所獨守實懷鶴立企竚之心敢復陳聞者冀陛下儻發天聰而埀神聽也詔報曰蓋教化所由各有隆弊非皆善始而惡終也事使之然故夫忠厚仁及草木則行葦之詩作恩澤衰薄不思九族則角弓之章刺今令諸國兄弟情理簡怠妃妾之家膏沐疏略朕縱

不能敦而睦之王援古喻義備悉矣何言精誠不足以感通哉夫明貴賤崇親親禮賢良順少長國之綱紀本無禁錮諸國通問之詔也矯枉過正下吏懼譴以至於此爾已敕有司如王所訴植復上疏陳審舉之義曰臣聞天地協氣而萬物生君臣合德而庶政成五帝之世非皆智三季之末非皆愚用與不用知與不知也既時有舉賢之名而無得賢之實必各援其類而進矣諺曰相門有相將門有將夫相者文德昭者也將者武功烈

者也文德昭則可以匡國朝致雍熙稷契夔龍是也武功烈則可以征不庭威四夷南仲方叔是也昔伊尹之為媵臣至賤也呂尚之處屠釣至陋也及其見舉于湯武周文誠道合志同玄謨神通豈復假近習之薦因左右之介哉書曰有不世之君必能用不世之臣用不世之臣必能立不世之功殷周二王是矣若夫齷（原注於角反）齪（原注側角反）近步遵常守故安足為陛下言哉故陰陽不和三光不暢官曠無人庶政不整者三司之責也疆埸騷動

方隅内侵沒軍喪衆干戈不息者邉將之憂也豈可虛
荷國寵而不稱其任哉故任益隆者負益重位益髙者
責益深書稱無曠庶官詩有職思其憂此其義也陛下
體天真之淑聖登神機以繼統㒺聞康哉之歌偃武行
文之美而數年以来水旱不時民困衣食師徒之發歲
歲增調加東有覆敗之軍西有殪沒之將至使蚌蛤浮
翔於淮泗鼉䶃讙譁於林木臣每念之未嘗不輟食而
揮餐臨觴而搤腕矣昔漢文發代疑朝有變宋昌曰内

有朱虚東牟之親外有齊楚淮南琅邪此則磐石之宗願王勿疑臣伏惟陛下逺覽姬文二虢之援中慮周成召畢之輔下存宋昌磐石之固昔騏驥之於呉阪可謂困矣及其伯樂相之孫郵御之形體不勞而坐取千里蓋伯樂善御馬明君善御臣伯樂馳千里明君致太平誠任賢使明之效也若朝司惟良萬機内理武將行師方難克弭陛下可得雍容都城何事勞動鑾駕暴露於邊境哉臣聞羊質虎皮見草則悦見豺則戰忘其皮

之虎也今置將不良有似於此故語曰患爲之者不知知之者不得爲也昔樂毅奔趙心不忘燕廉頗在楚思爲趙將原注史記樂毅亡走趙遺燕惠王書王復以樂毅子樂間為昌國君而樂毅往來復通燕燕趙以為客卿　廉頗奔魏楚陰使人迎之一為楚將無功曰我思用趙人臣生乎亂長乎軍又數承教於武皇帝伏見行師用兵之要不必取孫吳而闇與之合竊揆之於心常願得一奉朝覲排金門蹈玉陛列有職之臣賜須臾之問使臣得一散所懷攄舒蘊積死不恨矣被鴻臚所下發士息書期會甚急又聞

豹尾已建戎軒鶩駕陛下將復勞玉躬擾神思臣誠竦息不遑寧處願得策馬執鞭首當塵露攝風后之奇接孫吳之要追慕卜商起予左右效命先驅畢命輪轂雖無大益冀有小補然天高聽遠情不上通徒獨望青雲而拊心仰高天而歎息爾屈平曰國有驥而不知乘焉皇皇而更索昔管蔡放誅周召作弼叔魚陷刑叔向在國

原注左氏傳晉邢侯與雍子爭鄐田久而無成士景伯如楚叔魚攝理韓宣子命斷舊獄罪在雍子雍子納其女于叔魚叔魚蔽罪邢侯邢侯怒殺叔魚與雍子于朝宣子問其罪于叔向叔向曰三人同罪施生戮死可也

雍子自知其罪而賂以買直鮒也鬻獄邢侯專殺其罪一也已惡而掠美為昏貪以敗官為墨殺人不忌為賊夏書曰昏墨賊殺皋陶之刑也請從之乃施邢侯而尸雍子叔魚於市三監之釁臣自當之二南之輔求必不遠華宗貴族藩王之中必有應斯之舉者故傳曰無周公之親不得行周公之事惟陛下少留意焉近者漢氏廣建藩王豐則連城數十約則饗食祖祭而已未若姬周之樹國五等之品制也若扶蘇之諫始皇淳于越之難周青臣原注史記始皇案問諸生四百六十餘人皆坑之咸陽長子扶蘇諫曰天下初定遠方黔首未集諸生皆誦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繩之臣恐天下不安始皇怒使扶

燕北監蒙恬於上郡　始皇置酒咸陽宫僕射周青臣進頌曰陛下以諸侯為郡郡縣人人自安樂無戰爭之患傳之萬世自上古不及陛下威德始皇悦博士齊人淳于越進曰臣聞殷周之王千餘歳封子弟功臣自為技輔今陛下有海内而子弟為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無輔拂何以相救哉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也今青臣又面諛重陛下之過非忠臣可謂知時變矣夫能使天下傾耳注目者當權者是矣故謀能移主威能懾下豪右執政不在親戚權之所在雖疏必重勢之所去雖親必輕蓋取齊者田族非吕宗也分晉者趙魏非姬姓也原注史記田常弑簡公齊國之政皆歸田常常卒常子與三晉通遂有齊國至太公和遷齊康公於海上周安王立田和為齊侯

晉昭公卒六卿强公室卑韓趙魏復并范中行智氏周威烈王命魏斯趙籍韓虔為諸侯其後遂滅晉而三分其地遷晉靜公為家人

惟陛下察之苟吉專其位凶離其患者異姓之臣也欲國之安祈家之貴存共其榮沒同其禍者公族之臣也今反公族疏而異姓親臣竊惑焉聞孟子曰君子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今臣與陛下踐氷履炭登山浮澗寒温燥濕高下共之豈得離陛下哉不勝憤懣拜表陳情若有不合乞且藏之書府不便滅棄臣死之後事或可思若有毫釐少挂聖意者乞出之

朝堂使夫博古之士糾臣表之不合義者如是則臣願足矣帝輙優文答報是時大發士息及取諸國士植以前諸國士息已見發其遺孤稚弱在者無幾而復被取乃上書曰臣聞古者聖君與日月齊其明四時等其信是以戮凶無重賞善無輕怒若驚霆喜若時雨恩不中絶教無二可以此臨朝則臣下知所死矣受任在萬里之外審主之所以受官必已之所以投命雖有搆會之徒泊然不以為懼者蓋明君臣相信之明效也昔章子為

齊將人有告之反者威王曰不然左右曰王何以明之王曰聞章子改葬死母彼尚不欺死父顧當叛生君乎此君之信臣也昔管仲親射桓公後幽囚從魯檻車載使少年挽而送齊管仲知桓公必用已懼魯之悔謂少年曰吾為汝唱汝為和聲和聲宜走於是管仲唱之少年走而和之日行數百里宿昔而至至則相齊此臣之信君也臣初受封策書曰植受之青社封于東土以屏翰皇家為魏藩輔而所得兵百五十人皆年在耳順或不

踰矩虎賁官騎及親事凡二百餘人正復不老皆使年壯備有不虞檢校乗城顧不足以自救况皆復耄耋罷曳乎而名為魏東藩使屏翰王室臣竊自羞矣就之諸國國有士子合不過五百人伏以為三軍益損不復賴此方外未定必當須辦者臣願将部曲倍道奔赴夫妻負襁子弟懐糧蹈鋒履刃以徇國難何但習業小兒哉愚誠以揮涕增河鼷鼠飲海於朝萬無損益於臣家計甚有廢損又臣士息前後三送兼人已竭惟尚有小兒

七八歲已上十六七已還三十餘人今部曲皆年耆卧在牀席非糜不食眼不能視氣息裁屬者凡三十七人疲瘵風靡疣盲耳聵者二十三人惟正須此小兒大者可備宿衛雖不以禦寇粗可以警小盜小者未堪大使為可使耘鋤穢草驅護鳥雀休候人則一事廢一日猶則衆業散不親自經營則功不攝常自躬親不委下吏而已陛下聖仁恩詔三至士子給國長不復發明詔之下有若皦日保金石之恩必明神之信畫然自固如天

如地定習業者並復見送晻若晝晦悵然失圖伏以陛下既爵臣百寮之右居藩國之任為置卿士屋名為宮冢名為陵不使其危居獨立無異於凡庶若伯成欣於野耕子仲樂於灌園原注莊子堯治天下伯成子高立為諸侯堯授舜舜授禹伯成子高辭為諸侯耕禹往見之則耕在野禹趨就下風而問焉子高曰昔堯治天下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畏今則賞罰而民且不仁德自此衰刑自此立後世之亂自此始矣耕而不顧　劉向列女傳楚王聞於陵子終賢欲以為相使使者持金百鎰往聘迎之於陵子終曰僕有箕箒之妾請入與計之即入謂其妻曰楚王欲以我為相遣使者持金百鎰來今日為相明日結駟連騎食方丈於前可乎妻曰夫子織屨以力食非與物無治也左琴

右書樂在其中矣夫結駟連騎所安不過容膝食方丈于前所甘不過一肉今以容膝之安一肉之味而懐楚國之憂其可乎亂世多害竊恐先生之不保命也于是子終出謝使者而不許也遂相與逃而為人灌園

蓬户茅牖原憲之宅也陋巷簞瓢顏子之居也臣才不見效用常慨然執斯志焉若陛下聽臣悉還部曲罷官屬省監官使解璽釋紱追伯成子仲之業營顏淵原憲之事居子臧之廬宅延陵之室如此雖進無成功退有可守身死之日猶松喬也然伏度國朝終未肯聽臣之若是固當羈絆於世繩維繫於禄位懐屑屑之小憂執無

已之百念安得蕩然肆志逍遥於宇宙之外哉此願未從陛下必欲崇親親篤骨肉潤白骨而榮枯木者惟遂仁德以副前恩詔旨遂還之其年冬詔諸王朝六年正月其二月以陳四縣封植為陳王邑三千五百植每欲求別見獨談論及時政幸冀試用終不能得既還悵然絶望時法制待藩國既自峻迫寮屬皆賈豎下才兵人給其殘老大數不過二百人植又以前過事謹案又以前過事復減半通志同今本陳志重事字復減半十一年中而三徙都常汲汲無

歎遂發疾卒時年四十一遺令薄葬初植登魚山臨東阿喟然有歸焉之志遂營為墓子志嗣徙封濟北王景初中詔曰陳思王昔雖有過失既克已慎行以補前闕且自少至終篇籍不離於手誠難能也其收黄初中諸奏植罪狀公卿已下議尚書中書秘書三府大鴻臚皆削除之撰録植前後所著賦頌詩銘雜論凡百餘篇副藏内外子志嗣原注植嘗為琴瑟調歌辭曰吁嗟此轉蓬居此何獨然長去本根逝夙昔無休閑東西經七陌南北越九阡卒遇回風起吹我入雲間自謂終天路忽焉下沉淵驚飈接我去故歸彼中田當南

而更北謂東而反西宕宕當何依忽亡而復存飄飄周八澤連翩歷五山流轉無恒處誰知吾苦艱願為中林草秋隨野火燔糜滅豈不痛願與枝葉連　孫盛曰異哉魏氏之封建也不度先王之典不思藩屏之術違敦穆之風背維城之義漢初之封或權侔人主雖云不度時勢然也魏氏諸侯陋同匹夫雖懲七國矯枉過也且魏之代漢非積德之由風澤既微六合未一而凋翦枝幹委權異族勢同瘣木危若巢幕不嗣忽諸非天喪也五等之制萬世不易之典六代興亡曹冏論之詳矣

志字允恭植之孽子也少好學以才行稱夷簡有大度兼善騎射植曰保家主也立以為嗣後改封濟北王累增邑并前九百九十户晉武帝為中撫軍迎常道鄉公奐於鄴與志語自暮達旦甚

器之及簒代降鄄城縣公以志為樂平太守歴章武趙郡遷散騎常侍國子博士帝常讀六代論問志曰卿先王作耶對曰先王手澤皆在臣所而無此論臣聞諸父兄乃臣族父冏所作也以先王文高名著託以傳不朽爾帝曰朕固疑非卿先王筆美玉之與珷玞自易别也後遷祭酒及荀勗譖間齊王攸歸藩下太守議崇錫文物博士秦秀等以為齊王宜内匡朝政不宜令歸藩志恨其父睽閲于魏銜恨以没感攸復被譏因愴然歎曰

安有如此之才如此之親不得樹本助化而遠出海隅晉朝其殆乎奏議曰伏惟大司馬齊王當出藩東夏備物盡禮同之二伯今陛下為聖君稷契為賢臣內有魯衛之親外有齊晉之輔坐而守安此萬世之基也古之夾輔王室同姓則周公其人也異姓則太公其人也皆身在內五世反葬原注史記太公封于營丘比及五世皆反葬于周君子曰樂樂其所自生禮不忘其本古人有言曰狐死正丘首仁也後雖五霸代興桓文譎主下有請隧之僭上有九錫之禮原注左氏傳晉侯朝王王饗醴命之宥請隧弗許曰王章

也未有代德而有二王亦叔父之所惡也王命尹氏策命晉侯為侯伯周官九命作伯終於譎而不正驗於尾大不掉豈與召公之歌常棣周詩之詠鶺鴒同日論哉今聖朝創業之始始之不諒後事難工幹植不彊枝葉不茂骨鯁不存皮膚不充自羲黄以来豈一姓之獨有欲結其心者當有磐石之固欲享萬世之利者當與天下議之故天之聰明自我人之聰明秦魏欲得擅其威而纔得没其身原注謂秦不封建子弟魏禁錮諸侯王也周漢能分其利而親疏為之用此自聖主之深慮日月之所

照事雖淺謀之當深言雖輕思之宜重志備位儒臣若言不及禮是志踈竊知忠不言義所不敢志以為當如博士等議議當上以示從弟高邑公家嘉曰兄議甚切必將見責然百年之後自有良史帝覧議大怒曰曹志尚不明吾心況四海乎有司奏免志官以公還第頃之復為散騎常侍遭母憂因毀瘠病卒謚曰定

熊早卒黄初二年追封謚蕭懷公太和三年又追進爵為王青龍二年子哀王炳嗣食邑二千五百户六年卒

無子國除

議曰予讀植求通親及陳情表與白馬王彪詩未嘗不為流涕也親親之情若此其篤也愛兄之道若此其盡也雖為操所愛不自矯飾終無儌兾使冡嗣不摇而甘處藩服及任城問璽𣪠然責以袁氏事則為弟之道亦盡也夫豈能興難而丕銜之不置操死而身未冷削奪其爵趣使就國禁錮終身而族丁儀丁廙嗚呼仁人之於弟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親愛之而已矣丕真寡恩

哉自是骨肉之禍興為晉之甲兵原注晉書惠帝元康元年楚王瑋矯詔殺汝南王亮賈后因殺瑋永康元年趙王倫誅賈后逼帝禪位永寧元年齊王冏討倫誅之太安元年長沙王乂殺冏永興元年東海王越殺乂討成都王穎幽之卒越復伐河間王顒南陽王模殺顒越尋以憂卒宋之昆鑊原注南史宋文帝殺其弟江夏王義康裴子野曰宋之昆鑊吁可畏哉齊之香火原注南史齊明帝忌高武子孫欲盡除之以問始安王遙光遙光以為當以次施行遙光有足疾上嘗令乘輿入每與上屏人久語上索香火嗚咽流涕明日必有所誅會上疾暴甚遙光遂行其策殺河東王鉉十王於是太祖世祖及世宗諸子皆盡矣隋之絞縊原注隋書煬帝即位矯高祖之詔賜故太子勇死縊殺之唐之弓矢原注唐書太子建成齊王元吉至臨湖殿秦王世民射建成殺之尉遲敬德射元吉殺之盡

為管蔡之狠譎無復棠棣之友弟皆丕啟之也當太和之際司馬懿得政而天下望實歸之植即言取齊者田族非呂宗分晉者趙魏非姬姓而敵竟弗察嗟夫有一賢王而不用畀之區區之爽忍死待懿以託昏童而魏果亡植之識慮若此其志可哀已隋王通云陳思王可謂達理者也以天下讓時人莫之知也又曰君子哉思王也其文深以典可謂知植矣陳壽謂思王文才富艷足以自通後葉然不能遠防終至携隙楚則失之而齊

亦未為得豈知言哉

欽定四庫全書

續後漢書卷二十九下　　元　郝經　撰

列傳第二十六下

曹操諸子

曹昂豐愍王　曹鑠相殤王　曹冲鄧哀王　曹據彭城王　曹宇燕王

曹林沛穆王　曹袞中山恭王　曹玹濟陽懷王　曹峻陳留恭王　曹矩范陽

閔王　曹幹趙王　曹子上臨邑殤公　曹彪楚王　曹子勤剛殤公　曹

子乘穀城殤公　曹子整郿戴公　曹子京靈殤公　曹均樊安公　曹

子棘廣宗殤公　曹徽東平靈王　曹茂樂陵王

曹丕諸子

曹協贊哀王　曹蕤北海悼王　曹鑒東武陽懷王　曹霖東海定王　曹禮元城哀王　曹邕邯鄲懷王　曹貢清河悼王　曹儼廣平哀王

曹操劉夫人生昂鑠環夫人生冲據宇杜夫人生林袞秦夫人生玹峻尹夫人生矩王昭儀生幹孫姬生子上彪子勤李姬生子乘子整子京周姬生均劉姬生子棘宋姬生徽趙姬生茂凡二十一子

昂廡長也字子修弱冠舉孝廉隨操南征為張繡所殺無子黄初二年追封謚曰豐悼公太和三年改昂謚曰愍王嘉平六年以琬襲昂爵為豐王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二千七百户琬卒謚曰恭王子廉嗣

鑠早卒太和三年追封謚曰相殤王青龍元年子愍王潛嗣其年卒二年子懷王偃嗣邑二千五百户四年卒無子國除正元二年以樂陵王茂子陽都鄉公竦繼鑠後

沖字倉舒少聰察五六歲智意若成人孫權致巨象欲知其斤重羣下莫能對沖曰置象大船上刻其水痕所至稱物以載之則可知矣操大悅即施行焉謹案異苑曰山雞愛其毛羽映水則舞魏武時南方獻之帝欲其鳴舞而無由公子倉舒令置大鏡其前雞鑒形而舞不止遂之死時軍國多事用刑嚴重操鞍革在庫而為鼠所齧庫吏懼必死欲面縛首罪猶懼不免沖謂之曰待三日中然後自歸於是以刀穿單衣如鼠齧者謬為失意貌有愁色操問之沖對曰世俗以為鼠齧衣者其主不吉今單

衣見齧是以憂戚操曰此妄言爾無所苦也俄而庫吏以齧鞍革聞操笑曰兒衣在側尚齧況鞍縣柱乎一無所問其識達皆此類也凡應罪戮而為冲所辨理賴以濟宥者前後數十原注魏書冲每見當刑者輒探覩其冤枉之情而微理之及勤勞之吏以過誤觸罪常為太祖陳說宜寬宥之辨察仁愛與性俱生容貌姿美有殊于衆故特見寵異裴松之曰以容貌之美一類之言而分以為三亦叙屬之一病也操數對羣臣稱述有欲傳後意年十三建安十三年疾病操親為請命及亡哀甚丕寬喻操操曰此我之不幸汝曹之幸也言則流涕謹按陳思

王集有倉舒誄為聘甄氏亡女與合葬贈騎都尉印綬命宛侯據子琮奉冲後原注孫盛曰春秋之義立嫡以長不以賢冲雖存也猶不宜立況其既沒而發斯言乎詩云無易由言魏武其易之也二十二年封琮為鄧侯黃初二年追贈冲謚曰鄧哀侯又追加號為公策曰惟黃初二年八月丙午皇帝曰咨爾鄧哀侯冲昔皇天鍾美於爾躬俾聰哲之才成於弱年當永享顯祚克成厥終如何不祿早世天昏朕承天序享有四海並建親親以藩王室惟爾不逮斯榮且葬禮未備追悼之懷愴然攸傷今遷

葬於高陵使使持節兼謁者僕射郎中陳承追賜號曰
鄧公祠以太牢魂而有靈休兹寵榮嗚呼哀哉三年進
琮爵徙封冠軍公四年徙封已氏公太和五年加冲號
曰鄧哀王景初元年琮坐于中尚方作禁物削户三百
貶爵為都鄉侯復為已氏公正始七年轉封平陽公景
初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千九百户
據建安十六年封范陽侯二十二年徙封宛侯黄初二
年進爵為公三年為章陵王其年徙封義陽丕以南方

下濕又以環太妃彭城人徙封彭城又徙封濟陰五年
詔曰先王建國隨時而制漢祖增秦所置郡至光武以
天下損耗并省郡縣以今比之益不及焉其改封諸王
皆為縣王據改封定陶縣太和六年改封諸王皆以郡
為國據復封彭城景初元年據坐私遣人詣中尚方作
禁物璽書曰制詔彭城王有司奏王遣司馬董和齎珠
玉來到京師中尚方多作禁物交通工官出入近署踰
侈非度慢令違制繩王以法朕用憮然不寧於心王以

懿親之重處藩輔之位典籍日陳于前勤誦不輟于側加雅素奉修恭肅敬慎務在蹈道孜孜不衰豈忘率意正身考終厥行哉若然小疵或謬于細人忽不覺悟以斯為失爾書云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古人垂誥乃至于此故君子思心無斯須遠道焉常慮所以累德者而去之則德明矣開心所以為塞者而通之則心夷矣慎行所以為尤者而修之則行全矣三者王之所能備也令詔有司宥王削縣二千戶以彰八柄與奪之

法昔羲文作易著休復之戒仲尼論行既過能改王其改行茂昭斯義率意無怠三年復所削戶邑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四千六百戶

宇字彭祖建安十六年封都鄉侯二十二年改封魯陽侯黄初二年進爵為公三年為下邳王五年改封單父縣太和六年改封燕王曹叡少與宇同止常愛異之及立寵賜與諸王殊青龍三年徵入朝景初元年還鄴二年夏復徵詣京都冬十二月叡疾篤拜宇為大將軍屬

以後事受署四日字深固讓劉放等因譖間之叡意亦
變遂免宇官三年夏還鄴景初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
五千五百戶常道鄉公奐宇之子入繼大宗
林建安十六年封饒陽侯二十二年徙封譙黄初二年
進爵為公三年為譙王五年改封譙縣七年徙封鄄城
太和六年改封沛景初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四千
七百戶卒謚曰穆子緯嗣原注裴松之曰案嵇氏譜嵇康妻林子之女也
袞建安二十一年封平鄉侯少好學年十餘歲能屬文

善讀書文學左右恐損精力數諫止之不從二十二年徙封東鄉侯其年又改封贊侯黄初二年進爵為公官屬皆賀袞曰夫生深宫之中不知稼穡之艱難多驕逸之失諸賢既慶其休宜輔其闕每兄弟游娱袞獨覃思經典文學防輔相與言曰受詔察公舉錯有過當奏及有善亦宜以聞不可匿也遂共表稱陳袞美袞聞之大驚懼責讓文學曰脩身自守常人之行爾而諸君乃以上聞是適所以增其負累也且如有善何患不聞而遽

共如是是非益我者其誠慎如此三年為北海王其年黄龍見鄴西漳水袞上書讃頌詔賜黄金十斤詔曰昔唐叔歸禾東平獻頌原注書唐叔得禾異畝同頴獻諸天子王命唐叔歸周公于東作歸禾　後漢書明帝以所作光武本紀示東平王蒼蒼因上光武受命中興頌帝甚善之斯皆骨肉讃美以彰懿親王研精墳典耽味道真文雅焕炳朕甚嘉之王其克慎明德以終令聞四年改封讃王七年徙封濮陽太和二年就國尚約儉敎勑妃妾紡績織紝習為家人事五年冬入朝六年改封中山初袞來朝犯京

都禁青龍元年有司奏衮詔曰王素敬慎邂逅至此其以議親之典議之有司固執璽書曰制詔中山王有司奏王乃者來朝犯交通京師之禁朕惟親親之恩用寢吏議然法者所與天下共也不可得廢今削王縣二戸七百五十夫克已復禮聖人稱仁朝過夕改君子與之王其誡諸無貳咎也衮憂懼戒敕官屬愈謹叡嘉其意二年復所削縣三年秋衮得疾病詔遣太醫視疾殿中虎賁齋手詔賜珍膳相屬又遣太妃沛王林並就省疾

衰疾困敕令官屬曰吾寡德忝寵大命將盡吾既好儉而聖朝著終誥之制為天下法吾氣絶之日自殯及葬務奉詔書昔衛大夫蘧瑗葬濮陽吾望其墓常想其遺願托賢靈以弊髮齒營吾兆域必往從之禮男子不卒婦人之手亟以時成東堂堂成名之曰遂志之堂輿疾往居之又令世子曰汝幼少未聞義方早為人君但知樂不知苦不知苦必將以驕奢為失汝宜接大臣務以禮雖非大臣猶宜答拜事凡以敬恤弟以慈凡弟有不

良之行當造膝諫之諫之不從流涕喻之喻之不改乃白其母若猶不改當以奏聞并辭國土與其守寵懼禍不若貧賤全身此亦謂大罪惡爾其微過細故當掩覆之嗟爾小子慎脩乃身奉聖朝以忠貞事太妃以孝敬閨闈之内奉令于太妃閫閾之外受教于沛王無怠乃心以慰予靈其年卒謚曰恭詔沛王林留訖葬使大鴻臚持節典護喪事宗正弔祭贈賵甚厚凡所著文章二萬餘言才不及陳思王而好學與之侔謹按陳志典學字此有學字較

明晰子孚嗣景初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三千戶
玹建安十六年封西鄉侯早卒無子二十年以沛王林
子贊襲玹爵邑早卒無子曹丕復以贊弟壹紹玹後黄
初二年改封濟陽侯四年進爵為公太和四年追進玹
爵謚曰懷公六年又進號曰懷王追謚贊曰西鄉哀侯
壹卒謚曰悼公子恒嗣景初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
千九百戶
峻字子安建安二十一年封郿侯二十二年徙封襄邑

黄初二年進爵為公三年為陳留王五年改封襄邑縣太和六年又封陳留甘露四年卒謚曰恭子澳嗣景初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四千七百户

矩早卒無子建安二十二年以樊安公均子敏奉矩後封臨晉侯黄初三年追封謚矩為范陽閔公五年改封敏范陽王七年徙封向陽太和六年追進矩號曰范陽閔王改封敏琅邪王景初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三千四百户敏卒謚曰原子焜嗣

幹建安二十年封高平亭侯二十二年徙封賴亭侯其年改封弘農侯黃初二年進爵徙封燕公三年為河間王五年改封樂城縣七年徙封鉅鹿太和六年改封趙王幹本陳氏子幹生而陳氏卒王夫人有寵於操令母幹五歲而操卒遺令丕曰此兒三歲亡母五歲失父以累汝也且丕之立王夫人有力焉故親待隆於諸弟常呼丕為阿翁丕曰我汝兄爾丕愍其意每為流涕原注裴松之曰案此傳以母貴賤為次不計兄弟之年故楚王彪年雖大傳在幹後尋朱建平傳知彪大幹二十歲及丕

臨卒復有遺詔屬叡丕卒是以叡常加恩意青龍二年私通賔客為有司所奏賜幹璽書誡誨之曰易稱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詩著大車維塵之誡自太祖受命創業深覩治亂之源鑒存亡之機初封諸侯訓以恭慎之志言輔以天下之端士常稱馬援之遺誡重諸侯賔客交通之禁乃使與犯妖惡同夫豈以薄骨肉哉徒欲使子弟無過失之愆士民無傷害之悔爾高祖踐阼祗慎萬機申著諸侯不朝之令朕感詩人棠棣之作嘉采菽之義亦

緣詔文曰若有詔得詣京都故命諸王以朝聘之禮而楚中山並犯交通之禁趙宗戴捷咸伏其辜近東平王復使屬官歐壽張吏有司舉奏朕裁削縣令有司以曹纂王喬等因九族時節集會王家或非其時皆違禁防朕惟王幼少有恭順之素加受先帝顧命欲崇恩禮延乎後嗣況近在王之身乎且自非聖人孰能無過已詔有司宥王之失古人有言誡慎乎其所不覩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叔父茲

率先聖之典以纂乃先帝之遺命戰戰兢兢靖恭厥位稱朕意焉景初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五千戶

子上早卒太和五年追封謚曰臨邑殤公無後

彪字朱虎建安二十一年封壽春侯黃初二年進爵徙封汝陽公三年封弋陽王其年徙封吳王五年改封壽春縣七年徙封白馬謹案陳思王集贈白馬王彪詩序曰黃初四年正月白馬王任城王與余俱朝京都會節氣到洛陽考曹植傳黃初四年徙封雍丘王其年朝雒陽注云任城王暴薨諸王既懷友于之痛植及白馬王彪還國欲同路東歸以叙隔濶之思而監國使者不聽植發憤告離而作詩云云又考任城

王彰傳曰四年朝京都則朝京師在四年無疑志稱彪七年徙封白馬則四年尚為吳王矣而植詩作于四年臨行敘別題序俱稱白馬王必不誤也恐本傳徙封之年有誤耳太和五年冬來朝六年改封楚王初彪來朝犯禁元年謹案此元年當是青龍元年通志云青龍初為有司所奏為有司所奏詔削縣三戶千五百二年大赦復所削縣景初三年增戶五百并前三千戶嘉平元年兖州刺史令狐愚與太尉王淩謀迎立彪都許昌事覺淩等皆死乃遣傳及侍御史就國案驗收治諸相連及者廷尉請徵彪治罪於是依漢燕王旦故事使兼廷尉大

鴻臚持節賜彪璽書曰先王行賞不遺仇讎用戮不違親戚至公之義也故周公流涕而決二叔之罪孝武傷懐而斷昭平之獄古今常典也原注前漢書廣川王去所嬖姬昭信殺幸姬王昭平及王所殺無辜十六人有司請誅王制曰朕不忍致王于法有司請廢勿王與妻子徙上庸奏可去道自殺昭信棄市惟王國之至親作藩于外不能祗奉王度表率宗室而謀於奸邪乃與太尉王凌兖州刺史令狐愚構通逆謀圖危社稷有悖忒之心無忠孝之意宗廟有靈王何面目以見先帝朕深痛王自陷罪辜既得王情深用

憮然有司奏王當就大理朕惟公族甸師之義不忍肆
王市朝故遣使者賜書王自作孽匪由于他燕剌之事
宜足以觀王其自圖之彪乃自殺妃及諸子皆免為庶
人徙平原彪官屬及監國謁者坐知情無輔導義皆伏
誅國除為淮南郡正元元年詔曰故楚王彪背國附姦
身死嗣替雖自取之猶哀矜焉夫含垢藏疾親親之道
也其封彪世子嘉為常山真定王景元元年增邑并前
二千五百戶魏亡入晉封高邑公元康中與石崇俱為國

子博士後為東莞太守吏部郎李重啟曰魏氏宗室屈滯聖恩每為存撫東莞太守曹嘉才幹學義不及志翁而良素脩潔性業踰之又已歷二郡臣以為宜優先代之後可以嘉為員外散騎侍郎從之原注裴松之曰石崇為征虜將軍監青徐軍事屯于下邳嘉以詩遺崇曰文武應時用兼才在明哲嗟嗟我石生為國之俊傑入侍于皇闥出則登九列威檢肅青徐風發宣吳裔疇昔謬同位情至過魯衛分離踰十載思遠心增結願子鑒斯誠寒暑不踰契崇答曰昔常接羽儀俱游青雲中訓道敎冑子儒化渙以融同聲無異響故使恩愛隆豈惟敦初好款分在令終孔不陋九夷老氏適西戎逍遙滄海隅可以保王躬世事非所務周公不足夢玄寂令神王是以守至冲

子勤早卒太和五年追封謚曰剛殤公無後

子乗早卒太和五年追封謚曰㲋城殤公無後

子整奉從叔父郎中紹後建安二十二年封郿侯二十三年卒無子黄初二年追進爵謚曰戴公以彭城王據子範奉整後三年封平氏侯四年徙封成武太和三年進爵為公青龍三年卒謚曰悼公無後四年詔以範弟東安鄉公闡為郿公奉整後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千八百户

子京早卒太和五年追封謚曰靈殤公無後

均奉叔父蔚恭公彬後建安二十二年封樊侯二十四年卒子抗嗣黃初二年追進公爵謚曰樊安公三年徙封抗蔚公四年徙封屯留公景初元年卒謚曰定公子諶嗣景初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千九百戶

子棘早卒太和五年追封謚曰廣宗殤公無後

徽奉叔父朗陵哀侯玉後 謹案陳志作哀侯王疑誤通志作玉與此合 建安二十二年封歷城侯黃初二年進爵為公三年為廬江

王四年徙封壽張王五年改封壽張縣太和六年改封東平青龍二年徵使官屬撾壽張縣吏為有司所奏詔削縣一戶五百其年復所削縣正始三年卒謚曰靈子翕嗣景初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三千四百戶魏亡入晉封廩丘公魏宗室中名次鄄城公志謹案曹植傳子志改封鄄城公志注作泰始二年翕遣世子琨奉表來朝詔曰翕秉德至誤履道魏宗之良令琨遠至其假世子印綬加騎都尉賜朝服一具錢十萬隨才叙用翕撰解寒食散方與皇甫

謚所撰並行于世

茂建安二十二年封萬歲亭侯二十三年改封平輿侯黄初三年進爵徙封乘氏公七年徙中丘茂性慠很少無寵于操及丕立又獨不王太和元年徙封聊城公其年為王詔曰昔象之為虐至甚而大舜猶侯之有庳近漢氏淮南阜陵皆為亂臣逆子而猶或及身而復國或至子而錫土有虞建之於上古漢文明章行之乎前代斯皆敦叙親親之厚義也原注漢書淮南厲王長文帝時謀反遷于蜀而死帝憐淮

南王封子四人為列侯　後漢書楚王英光武子明帝時謀反有司請誅之帝以親親不忍廢英徙丹陽涇縣英自殺章帝封英子五人皆為列侯阜陵王延謀反章帝詔貶爵為阜陵侯後復為阜陵王聊城公茂少不閑禮教長不務善道先帝以為古之立諸侯也皆命賢者故姬姓有未必侯者是以獨不王茂太皇太后數以為言加閨茂頃來少知悔昔之非欲脩善將來君子與其進不保其往也令謹案令字陳志作合疑誤封茂為聊城王以慰太皇太后下流之念六年改封曲陽王正始三年東平靈王卒茂稱嗌痛不肯發哀居處出入自若有

司奏除國土詔削縣一戶五百五年徙封樂陵詔以茂租奉少諸子多復所削戶又增戶七百嘉平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五千戶原注凡舊史闕卒者不可考皆為闕文

曹丕甄后生叡李貴人生協潘淑媛生蕤朱淑媛生鑒仇昭儀生霖徐姬生禮蘇姬生邕張姬生貢宋姬生儼

凡九子

協早卒太和五年追封謚曰經殤公青龍二年更追改號謚贊哀王三年子殤王尋嗣景初三年增戶五百并

前三千戶正始九年卒無子國除

㽥黄初七年曹叡立以㽥爲陽平縣王太和六年改封北海青龍元年卒謚曰悼二年以琅邪王子贊奉㽥後

封昌鄉公景初二年立爲饒安王正始七年徙封文安

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三千五百戶

鑒黄初六年封東武陽王其年卒青龍三年賜謚曰懷

無子國除

霖黄初三年立爲河東王六年改封館陶縣曹叡立以

丕遺意愛寵霖異於諸國而霖性麤暴閨門之內婢妾之間多所殘害太和六年改封東海嘉平元年卒諡曰定子啓嗣景初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六千二百戶

高貴鄉公髦霖之子也入繼太宗

禮黄初二年封秦公以京兆郡為國三年改為京兆王六年改封元城王太和三年卒諡曰哀五年以任城王楷子悌嗣禮後六年改封梁王景初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四千五百戶

邕黃初二年封淮南公以九江郡為國三年進為淮南

王四年改封陳六年改封邯鄲太和三年卒謚曰懷五

年以任城王楷子温嗣邕後六年改封魯陽景初正元

景元中累增邑并前四千四百户

貢黃初三年封清河王四年卒謚曰悼無子國除

儼黃初三年封廣平王四年卒謚曰哀無子國除

議曰魏氏封建皆寄地空名而無其實國有老兵百餘

以為守衛縣隔千里之外無朝聘之禮會同之制游獵

不得過三十里設防輔監國之官以伺察之禁衛嚴固同於囹圄位號靡定大小歲易有王公之號乃儕於匹夫皆思為布衣而不得正始中曹爽輔政族人曹冏上書曰昔夏殷周之歷世數十而秦二世而亡何則三代之君與天下共其民故天下同其憂秦王獨制其民故傾危而莫救夫與人共其樂者人必憂其憂與人同其安者人必拯其危先王知獨治之不能久也故與人共治之知獨守之不能固也故與人共守之兼親疏而兩

用參同異而並進是以輕重足以相鎮親踈足以相衛并兼路塞逆節不生及其衰也桓文帥禮苞茅不貢齊師伐楚宋不城周晉戮其宰原注左氏傳晉魏舒合諸侯之大夫于翟泉將以城成周宋仲幾不受功乃執仲幾歸于京師王綱弛而復張諸侯傲而復肅二霸之後寖以陵遲吳楚憑江負固方城雖心希九鼎而畏迫宗姬奸情散於胸懷逆謀消於唇吻斯豈非信重親戚任用賢能枝葉碩茂本根賴之與自此之後轉相攻伐吳并於越晉分為三魯滅於楚鄭兼於韓曁乎戰

國諸姬微矣惟燕魏獨存然皆弱小西迫彊秦南畏齊
楚救於滅亡匪遑相卹至於王赧降為庶人猶枝幹相
持得居虛位海內無主四十餘年秦據勢勝之地騁譎
詐之術征伐關東蠶食九國至於始皇乃定天位曠日
若彼用力若此豈非深根固蔕不拔之道乎易曰其亡
其亡繫于苞桑周德其可謂當之矣秦觀周之弊以為
以弱見奪於是廢五等之爵立郡縣之官棄禮樂之教
任苛刻之政子弟無尺寸之封功臣無立錐之土內無

宗子以自毗輔外無諸侯以為藩衛仁心不加於親戚
惠澤不流於枝葉譬猶芟刈股肱獨任胸腹浮舟江海
捐棄楫權觀者為之寒心而始皇晏然自以為關中之
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豈不悖哉是時淳
于越諫曰臣聞殷周之王封子弟功臣千有餘歳今陛
下君有四海内而子弟為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而
無輔弼何以相救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也始
皇聽李斯偏説而絀其議至身死之日無所寄付委天

下之重於凡夫之手託廢立之命於奸臣之口至令趙高之徒誅鋤宗室胡亥少習刻薄之教長遵凶父之業不能改制易法寵任兄弟而乃師謨申商諮謀趙高自幽深宮委政讒賊身殘望夷求為黔首豈可得哉遂乃郡國離心衆庶潰敗勝廣唱之於前劉項斃之於後向使始皇納淳于之策抑李斯之論割裂州郡分王子弟封三代之後報功臣之勞土有常君民有定主枝葉相扶首尾為用雖使子弟有失道之行時人無湯武之賢

姧謀未發而身已屠戮何區區之陳項而復得措其手足哉故漢祖奮三尺之劍驅烏集之衆五年之中而成帝業自開闢以來其興功立勲未有若漢祖之易者也夫伐深根者難為功摧枯朽者易為力理勢然也漢鑒秦之失封植子弟及諸呂擅權圖危劉氏而天下所以不能傾動百姓所以不易心者徒以諸侯彊大磐石膠固東牟朱虛受命於内齊代吴楚作衛於外故也向使高祖踵亡秦之法忽先王之制則天下已傳非劉氏有

也然高祖封建地過古制大者跨州兼域小者連城數十上下無別權侔京室故有吳楚七國之患賈誼曰諸侯彊盛長亂起奸夫欲天下之治安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令海内之勢若身之使臂臂之使指則下無背叛之心上無誅伐之事文帝不從至於孝景猥用鼂錯之計削黜諸侯親者怨恨疎者震恐吳楚唱謀五國從風兆發高祖釁成文景由寛之過制急之不漸故也所謂末大必折尾大難掉尾同於體猶或不從況乎非體

之尾其可棹哉武帝從主父之策下推恩之命自是之後齊分為七原注謂齊城陽濟北濟南淄川膠西膠東也趙分為六原注謂趙平原真定中山廣川河間也淮南三割原注謂淮南衡山廬江也梁代五分原注謂梁濟川濟東山陽濟陰也代未嘗分此言五分未詳遂以陵遲子孫微弱衣食租稅不豫政事或以酎金免削或以無後國除至於成帝王氏擅朝劉向諫曰臣聞公族者國之枝葉枝葉落則本根無所庇廕方今同姓疏遠母黨專政排擯宗室孤弱公族非所以保守社稷安固國嗣也其言深切多所稱

引成帝雖悲傷嘆息而不能用至于哀平異姓秉權假周公之事而為田常之亂高拱而竊天位一朝而臣四海漢宗室王侯解印釋綬貢奉社稷猶懼不得為臣妾或乃為之符命頌莽恩徳豈不哀哉由斯言之非宗子獨忠孝於惠文之間而叛逆於哀平之際也徒以權輕勢弱不能有定爾賴光武皇帝挺不世之資禽王莽於已成紹漢祀於既絶斯豈非宗子之力邪而曾不鑒秦之失策襲周之舊制踵亡國之法而僥倖無疆之期至

於桓靈閹豎執衡朝無死難之臣外無同憂之國君孤立於上臣弄權於下本末不能相御身手不能相使由是天下鼎沸姦凶並爭宗廟焚為灰燼宮室變為蓁藪居九州之地而身無所安處悲夫魏太祖武皇帝躬聖明之資兼神武之畧恥王綱之廢絶愍漢室之傾覆龍飛譙沛鳳翔兖豫掃除凶逆剪滅鯨鯢迎帝西京定都潁邑德動天地義感人神漢氏奉天禪位大魏大魏之興于今二十有四年矣觀五代之存亡而不用其長策

覩前車之傾覆而不改其轍迹子弟王空虚之地君有不使之民宗室竄於閭閻不聞邦國之政權均匹夫埶齊凡庶内無深根不拔之固外無磐石宗盟之助非所以安社稷為萬代之業也且今之州牧郡守古之方伯諸侯皆跨有千里之土兼軍武之任或比國數人或兄弟並據而宗室子弟曽無一人間廁其間相與維持非所以彊榦弱枝備萬一之慮也今之用賢或超為名都之主或為偏師之帥而宗室有文者必限以小縣之宰

有武者必置於百人之上使夫廉高之士畢志於衡軛之内才能之人恥與非類為伍非所以勸進賢能褒異宗族之禮也夫泉竭則流涸根朽則葉枯枝繁者䕃根條落者本孤故語曰百足之蟲至死而不僵扶之者衆也此言雖小可以譬大且壙基不可倉卒而成威名不可一朝而立皆為之有漸建之有素譬之種樹久則深固其根本茂盛其枝葉若造次徙於深山之中植於宫闕之下雖壅之以黑墳暖之以春日猶不救於枯槁何

暇槃育哉夫樹猶親戚土猶士民建置不久則輕下慢上平居猶懼其離叛危急將如之何是以聖王安而不逸以慮危也存而設備以懼亡也故疾風卒至而無摧拔之憂天下有變而無傾危之患矣冀以是感悟爽不能用原注魏氏春秋同中常侍兄叔興之後少帝族祖也是時天子幼稚同冀此論感悟曹爽爽不納同之歸美封建欲曹爽脩德而固宗子以彊本榦同姓之卿義所當言亦云忠矣然非三代而下救獘之道也天生烝民惟德是從德大則從之者衆德小則從之

者寡故土有廣狹國有小大其君長則有尊有卑於是乎有諸侯其德極大其國極廣其位極尊於是乎有王王者往也言天下從其德而歸往之也此生民之初列國之原也於是乎有王有侯有天下有列國不待封建而自成封建上古茫昧其制不可考唐虞之世禹平水土井地授民别為九州制為五服爵為五等内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相為綱維封建之制始見于是及禹會諸侯于塗山執玉帛者萬國則其德之大歸往者

衆至于萬國則其土不能大其民不能衆不能叛而不王為禍于天下也殷周之始歸者三千會者八百其國漸大其民漸衆王德有盛衰而諸侯有叛有服於是乎有昆吾有大彭有豕韋始違夫先王之制矣周公相成王制禮作樂大明六代之制而折諸中幅員萬里列為千八百國大者不過百里小者止五十里至于附庸又不能五十里則國不能大民不能衆亦不能叛而不王為禍於天下也故古之封建之弊禹能革之夏后氏封

建之弊而商能革之商人封建之弊而周能革之故其制得而不弊夏商享國五六百年而周至七八百年周德下衰王綱不振齊楚秦晉始大彊凌弱衆暴寡以力不以德始有兼并之國大者至數圻小者亦數百里五伯迭興更為長雄自千八百國并而為百二十國見於春秋者七十餘國與會盟行霸令要結行私相與肱髀彊大者十二焉厥後周分為二國析為七秦人遂廢井田開阡陌始有兼并之家白圭輩以鄰國為壑畎澮不

復距川毀車崇卒而戎馬横騖于天下各築長城以為藩籬先王疆理於是大壞楚滅諸侯謂之縣秦并諸侯謂之郡始皇兼六國并天下置三十六郡不復封建故封建之制始于古之自然而備于周之法制馴致而然也其壞始於諸侯之吞滅極于秦人之兼并無所救其弊者卒為郡縣而不復封建亦馴致而然也秦漢而下非郡縣之制得封建之制失也畎澮既失阡陌既開井田既壞兼并之家既成禮樂之治不興苟且之政既行

故僻之俗難易修之於數千載之際壞之於數百年之間一日欲復之難矣苟慕名而不覈其實不知救弊之道未有不禍天下者秦人謂周封建而亡郡縣天下骨肉為庶而亡於羣盜漢謂秦不封建而亡故大封同姓遂成七國㦒羮吹虀分封劇邑亦以孤危竊于外戚魏人踈忌骨肉王以空名實同禁錮盜于彊臣晉以魏之失國勢與秦同依放漢初大封諸王八王之禍慘於七國社稷傾危劇于秦魏封建亦亡名而無實一弊未已

一弊復生然則何為而可治安既久民物漸復定經界畫井田興禮樂一法制然後郡縣可除封建可復世無百年之治人無百年之人有君而無臣有臣而無君朝糬耒耜暮尋干戈救死扶傷之不暇焉能為三代之制乎終亦苟且而已苟或願治因時救弊三代之制不可復也郡縣之制不可廢也封同姓如周制其地別其國其民自為郡縣親且賢焉任之以政如周召晉鄭可也不賢焉如舜之有庳使食其征可也分其土而不分其

民分其賦而不分其權則親親尊尊任賢使能之道兩得焉親王自為同姓諸侯守令自為異姓諸侯不封建而得封建之實姑以匡維末俗而已謂封建而廢郡縣未可也郡縣而不封建亦未可也

贊曰鄴臺尚辭拔章摛藻愔愔王風一變至道陳思雄敏矢口曰藁鏗鍧傑韻磊落奇寶仲雍克讓周公多才猜阻禁錮嘯歌興哀陰殿古月荒庭綠苔應劉初喪彪彰弗來拜表通親再三弗允骨肉深阻涕泗橫隕忍人

不悌惡木露本三十二王曾如弗生幽閉夭殈寃聲四

騰鳩居鵲巢卒斬國步蔦蘁興刺滅亡弗悟